

青城劍俠傳



康德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印刷
康德六年六月十九日發行

青城劍俠傳

每冊

定價三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作人 王赫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人 王麟閣

奉天小南關工夫市門牌十九號

印刷人 張少岐

奉天小南關工夫市門牌十九號

印刷所 醒時報社印刷部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所 洪順德

版權所
翻印必究

青城劍俠傳

【卷十四】

第一回

一橫手中鐵杖，正要抵擋，不料朱氏的鞭，還未接觸，猛覺眼前一花，耳聽尤克家一聲慘叫，連肩帶臉，早着了朱氏一皮鞭，跌倒地上，疼得遍地打滾，朱氏也是情急暴怒，忘了適才打璉珍時，所受教訓，殊不知菱菱義練，一樣也是打他不得，仇人沒挨着分毫，自己心上人，反倒又打了一下最重的，嚇得忙跑過去，就地下將他扶起，扶向椅上坐定，再看這個冤仇，一蹲一臥，在床上仍是好好的，這一來才知道果然利害，時正清晨，太陽光正從窟孔中斜射進來，大白日裡，房中更無異狀，不似異樣神氣，怎會一而再，再而三，打人不成，反傷自己，這時心情，真是又急，又怒，又羞，又心疼，又害怕，明知不是好兆，祇是無法下台，心恨二女切骨，正打不起絲毫主意，璉珍先見朱氏，看破形跡，嚇得胆落魂飛，以為決無生理，幾乎暈死過去，及見尤某連吃大虧，自己似有神靈默佑，一下也未被朱氏打上，接着菱菱蹤人，又是尤某挨打，與前一般，再見房中添了一個道人，朱氏

久經大的敵手能，並未覺查。定是神仙降几解救，朱氏才會如此顛倒，胆子一壯，心裡一痛快，不覺止了悲泣，口角微現笑容，菱菱早查看主人，並未受傷，尤某反是重傷狼狽，自然心喜，震於朱氏積威，又在匆匆，雖還不敢細問經過，誠中形外驚喜之色，也是無形流露，朱氏那裡見得，立時暴怒，大喝一聲，我與狗賤拚了，鞭一揚，二次又要打上前去，忽然念頭一查，強忍怒氣，嬉笑道，今天有異，姑且容你們多活些日，祇將實情招出，私娃丟在那裡，我便免打，菱菱方要答言，一抬頭，見道人站在朱氏身後，含笑示意，搖了搖頭，菱菱心已稍定，想起我主僕，有仙人相助，怕他何來，如真不行，怕一會，也免不了死，便也冷笑一應道，係做夢呢，我小姐玉潔冰清，多年來、和我寸步不離、幾曾見有別人，和他說話過，明明鼓症，生下一個肉團，怕你疑心，害他的命，把來扔了，血口噴人，天都不容，無怪把你心上人，打成那個樣兒，這是神仙菩薩，叫你先心痛個够，真報應還在後頭吧，朱氏聽他出言無狀，平生未聞，不禁怒發千丈，因恐又蹈前轍，先不動手忙出房，喚來了兩個長年，將尤克家扶回自己房內，安置床上養傷，因是急怒攻心，全沒絲毫悔悟之心，匆匆摘下牆上懸掛着的苗刀鏢囊，一面吩咐長年，準備那狗污血備用。

原意二女房中，有一邪異此去先拿菱菱試刀，砍不到時，再用鏢打，先殺菱菱，後取璉珍的性命，如這試出不濟，便用污血穢物，潑向二女床上，然後下手，無論怎樣，也須出了這口惡氣，及至奔回二女屋中一看，璉珍仍臥床上，菱菱也下床持棍相候，秀眉上翹，滿臉忿激之容，全不似日常恭順畏葸，大有拚死氣概，朱氏連罵都不顧得，一橫手中苗刀，正要縱砍上去，猛覺身側冷風，似有人影一閃，朱氏也是久經大敵，加以適才種種怪事，不禁心驚，驚忙一回顧，室中除二女外，那有第一人影，就在這張惶愕顧之際，菱菱自朱氏扶了尤某回房，一間璉珍經過胆子大壯，這時又見道人明傑他身側閃向他身後，動作甚是從容，並不急遽，朱氏偏往相返的一方查視，近在咫尺並未看出，加上連受捉弄，氣急敗壞，臉面鐵青，首如飛蓬，狼狽之狀，想起主僕多年來含冤負屈，飽受凌虐，居然也有今日，不禁又好氣，又好笑，便指着朱氏喝道，我小姐孝心感動，今天這屋裡有神仙降凡，我們看得見，你看不見，你遭報應的時候到了，看傻子，朱氏正沒好氣，聞言怒吼一聲，一縱身，擺刀上前，照準菱菱砍去，原來璉珍，當菱菱未回以前，由麻轉痛，血流不已，忍不住低聲呻吟，竟被朱氏聽見走來，看出璉珍臉色有異，身子嚇得發抖，心中起疑，

猛揭被一看，滿是血跡，知己生處，怒喚菱菱不見，伸手打了璉珍一下，氣得跑回房去，穿好衣服，走了皮鞭跑來，定要璉珍供招，璉珍是被適才一掌，連驚帶急，暈死過去，剛剛回醒，見朱氏凶神附體般怒沖拉了尤某持鞭進房，四肢無力，逃遁不得，知無生理，不由心胆俱裂，驚駭迷惘中，似聞一個老婆子的口音，在耳旁說道，小姑娘，莫怕，有我在此，保他害不了你就是，璉珍雖覺奇怪，並未想到真有能人解救，仍是傷心悲痛，無言可答，朱氏見狀，益覺情實，上前劈頭劈臉，就是一皮鞭打下，璉珍知他手狠，剛手伸一護面目，想到皮鞭並未打到鐵上，耳聽噯呀一聲急回悄悄睜眼一看，反是尤某連肩帶臉，挨了一下，疼得山嘍怪叫，抱着頭肩亂抖，跪向朱氏面前，朱氏明明存心，先將璉珍拷打出實情，並沒打他的心思，一見尤某受傷，又急又疼，先以為氣急神迷，打錯了人，還想以錯就錯，就勢忍着心疼逼問，把他嚇得負痛，跪在他面前，戰兢兢沒口子叫起撞天屈來，朱氏不忍二次下手真打，祇白了一眼，喝退一旁，重又掄鞭，照璉珍打去，璉珍也不知人捉弄，心想這淫婦，對尤某尚且如此毒打，何況自己，這一下打上，不死也得帶重傷，誰知朱氏的鞭，方用力打下，璉珍仍是好好的，尤克家，不知怎的，二次又看了一下，疼

得殺猪也似，慘嗚起來。朱氏忙跑過去將他扶起慰問，心疼已自無用。這才知道有異正在急怒交加，菱菱已隨清波上人趕回，璉珍始終不知來了兩個救星，見了菱菱，正應泣間，忽又聽耳奔小語道，清波客來，你更不用怕了，接着尤某又挨了第三下，比前打得更重，一抬頭，見朱氏身後。立着一個仙風道骨的道人，方知神仙垂救，及至朱氏扶了尤某走出主僕二人，一說經過，璉珍便在被上，叩頭致謝，清波上人搖頭笑道，我還晚來了一步，另有救你之人，可將胎兒取來，留神受凍，菱菱領命，忙下床將怪胎取進、剛往床角一放，朱氏已惡狠狠持刀奔入，菱菱雖然有恃無恐，終因積威之下，有些怯敵，一見刀到，免強舉棍一迎，覺着有人在棍上，推了一下，朱氏來的勢猛，萬不料菱菱忍增神力，琤的一聲，刀棍相接，朱氏虎口，立被震裂，那柄苗刀，再也把握不住，撒手飛出，身子晃了一晃，幾乎跌倒，不由大驚，脚底搖動，忙即蹀開，一情急左手取鏢，照定菱菱，連珠打去，菱菱知他飛鏢利害，方自心驚欲避，偏那鏢全沒個準頭，三枝真向菱菱身旁，穿壁而過，朱氏尙欲再發忽聽後屋，長年驚呼之聲，心剛一動，便聽長年高喊，大娘快來，尤相公被鏢打死了，朱氏聞言，急痛交加、不知如何是好，慌不迭的，正要跑將出去查看，倏地

眼前人影一晃，猛聽一人怒喝道，賊淫婦報應臨頭，還往那走，話言未了，臉上着了一掌，立刻眼冒金花，順嘴直流鮮血，倒於地上，二女一聽尤某身死，方自心喜，忽見房門口，現出一個瘦小枯乾的老年道婆，一掌將朱氏打倒，菱菱恨他切齒，上前一棍，正趕朱氏掙扎欲起，一下打了個筋斷骨折，朱氏雖然武勇多年錦衣玉食、酒色淘虛，菱菱用得力猛，那能禁受，不由痛澈心髓，暈死過去，菱菱方知屋中，還有一位神仙，打倒朱氏，忙跑過來，跪下叩頭，直喊神仙菩薩救命，璉珍也伏枕叩頭不止，清波上人道，你主僕無須發急，快快起來，聽這位天缺大師的安排，自然消災脫難，轉禍爲福了，道婆聞言，笑道，清波道友，說得好輕鬆的話兒，我昨夜由九華金頂訪友歸來，今早天明前，路經此間，聞得女子悲泣之聲，甚是慘切，偶然心動，入房察看，見此女雖然臨磨，血污狼藉，室中却無穢氣，再一察看他的面目神情，料定所生是個異胎，後聽他低聲哭訴，得知所受奇冤方欲現身，詢問細底，潑婦已拉了尤賊進房拷打，被我略用禁制之法使尤賊代挨了幾下，道兄便救了此婢，和胎兒趕回，我不過路見不平，發了惻隱，所救祇是此女，如今尤某被鏢打傷，潑婦也奄奄得驚，我事已了，亟應別去，道兄起意救他主僕，自應救救，怎又

推在貧道頭上，清波上人陪笑這，話不是這麼說，大師法力無邊，勝強百倍，如不在此救善除惡，自是分所應為，既然法駕臨降，便是他主僕的曠世仙緣，貧道門下，並無女弟子，加以息影多年，不欲多事，縱思越俎為謀，亦屬事所不能，適見二女、均非凡質，又復孝義感人，仍望大師，大發慈悲，救人救澈，功德無量，道婆笑道，道友明明當時，激於義俠，想救二女脫難，不過既恐安置費事，又恐胎兒血光，污了法體，知貧道所學，不是玄門正宗，不畏血污，門下有女弟子，多收兩個，也不妨事，樂得都推在貧道身上罷了，就算我生來好事，難道道友救人一場，因貧道在此，就一點不相干麼，清波上人道，大師明鑒，貧道如救二女、誠如尊言，諸多礙難，當時事在危急，不容坐視，正苦無法善後，難得無心巧遇、大師如終始玉成，所有難題，俱都避刀而解，大師既不許費身事外，貧道也不敢就此卸責，謹煩大師，將二女收歸門下，連胎兒帶回山去，等此子離乳之後，大師如與無緣，再賜交貧道收養，或有其他吩咐，無不唯命、道婆笑道，無怪同爐中人，都說你巧，說了一陣，還是照你的心意辦理，胎兒實實與我無緣，好在他感氣為生，本具真稟，無乳亦復可污，我代道友，將胎兒取出，略施小術，再給他服下一粒丹藥，助

其成長、骨肉堅凝，仍在這裡，交與道友，携回山去收養如何，清波上人聞言大喜，忙命菱菱取出怪胎。天缺大師接了過去一看，那胎兒已將包皮掙破，露出漆黑雞爪子一般的兩隻小手。四外亂抓，身子更在包裡，不住亂掙，一個圓厚的胞球，已被掌得成了長圓形。大師笑道，這小冤孽，性子還烈呢，隨說，左手託定胎胞，右手戟指照着胞皮當中一劃，胎兒本在裡面，用力掙扎，撕的一聲，胞皮兩分，胞皮一個尖嘴火眼，形似雷公般的怪物，早一躍而起，伸開兩手，逕照準大師頸間抓去，一下抓了個結實，緊接着張開那雷公嘴，又照大師面門咬去。菱菱見狀，嚇了一跳，忙上前伸手搶拉時，忽聽大師，喝令速盆水應用，再看胎兒，已被大師擺脫利爪，抓在手內舉起，菱菱忙從床下，拉出一個木盆，正要衝出門去取水，大師早隨手提了几旁水壺，倒了些下去，將胎兒往盆中一按，手指處一團熱氣，射落盆中，水便自然往上飛起，一股股像溫泉噴射般，圍着胎兒周身，貫注不已，胎兒意似不耐，滋着滿口密牙，芝磴怪叫，一雙火眼，精光閃閃，幾次想掙出門外，無奈身子被大師禁法制住，祇在盆裡打滾翻跌，蹶不出來，似這樣約有剎許功夫，所有用人們，俱知尤某鏢傷慘死，朱氏也受了重傷，暈倒房內，俱當菱菱出外請來道人所為，加以朱

氏平時，極能買惑人心，所用長年，多半苗年，有什知識，看出主人吃了大虧，各持器械，蜂擁而來，將房門口堵住無奈大師早施禁法攔阻，衆人一味互相推擠喧嘩，齊喊快救出大娘，真放兇手逃走，祇擠不進房去，大師和清波上人，看了好笑，也不去辦他，從容在裡施爲，容到胎兒性氣稍殺，大師才走過去，夾頸一把提起，硬給口中塞了一粒丹藥，拉過一條乾淨棉被，包了個密不透風。交與清波波上人道，貧道效勞已畢，且喜道友，有了傳人，祇是此子，乘賦戾氣太重，不得不令他吃點苦頭，少時悶死回生，當可變化氣質了，清波上人，連聲稱謝，接了過去，璉珍因知仙人已允渡化入門，喜之不勝，幾番掙起，俱被大師阻住，一見事完，又要起來拜師同行，大師連說，你本元已虧，縱服靈藥，暫時也動作不得，我既收你爲徒，無須拘此形跡，日後再補行見師之禮不晚，說道，又取出四粒丹藥一粒賜與菱菱，三粒賜與璉珍，俱令服下，略停片刻，見屋外的人，越聚越多，連左隣右舍，也俱聞聲趕來，大師將眉頭一皺，吩咐菱菱，速將你主僕衣物收拾帶走，另取兩牀乾淨棉布備用，菱菱忙去收拾，也是朱氏該死，他被菱菱打傷暈倒，一會便自疼醒，睜眼偷觀見室中添了兩個道裝生人，他自幼隨定乃父，闖蕩江湖，見識異人甚多，知道菱

菱天不亮，就出外棄嬰，一去多時，又將嬰胎帶回，必在棄嬰之時。遇見能人訴苦，殫請來的救援，自己行爲不正，無可諱言，看來人本領高強，兼通法術，決非好相與，他已被菱菱說動，情勢相差懸遠，此刻如不甘認吃虧，稍不知機，命必難保，心中雖然痛恨二女入骨，却連大氣也不敢出，一味忍痛，躺在地下裝死，偷偷查聽仇人動作，原意腿上雖受重傷，二女仍非已敵，璉珍新產，不能行動，出家人不見得肯抱了產夫同走，至多再擣戒威嚇一頓，祇盼當時能逃毒手、臨去不傷害自己，換到那兩個利害帮手一走，便可相機報仇、或用懷中暗器，或用辣手，先毀了賤婢菱菱，剩下一個產婦，命還不是捏在自己手上。誰知後來越聽越不對，來人竟是救人救激，連二女與嬰兒，也一齊帶了同走，這一來不但仇報不成，還有許多後患，想起尤某多年之愛心如刀割，認定菱菱，是個罪魁禍首，縱死也饒他不得，尤某已死，身又受傷，難保殘廢，妖道借鑲殺人，那凶器本是已物，還得接打人命官司，縱能脫死，有何意味，想到這裡，把心一橫，反正他們臨走未必輕饒，一死沒有兩死，終以報了仇再死合算，雖明知來人精通法術，私心總以爲詐死了好一會，并未被仇人們看出，菱菱又收拾衣物，臨去匆忙之際，必然不知防範，一面微睜妙目，看定余

棚中仇人們的動作，一面暗中徐徐伸手入囊，取了一隻飛鏢，握在手內，因為大敵當前，作賊心虛，深恐洩露馬脚，動作甚慢，等將鏢取到手，菱菱已將衣物用具，收拾齊備，打成了兩個包裹，璉珍服了靈藥，也止重住痛，體氣漸復，在床上穿好衣服，房外長年人等，看出凶手要走，益發喧吵，七張八口，人聲如沸，室中諸人，却通沒做理會，朱氏見那道人懷抱嬰包，眼視道婆，神態暇逸，道婆正取了一床乾淨被褥，將璉珍連頭掛好，祇那不知死活的菱菱，還在忙亂着找東找西，拿起一牀新被，待學璉珍的樣，要往身上裹去，站處相隔甚近，正好下手，時機瞬息更不怠慢，暗中一挫銀牙將周身之力，運向手臂，照準菱菱，當胸便打，手剛揚起，猛見那道婆，倏地回身，雙瞳炯炯，正注定了自己，不禁大驚，嚇得忙把眼睛一閉，手中鏢業已發出，心還想祇要報得了仇，雖死無恨，一聽菱菱，並沒出聲驚喊，再睜眼一看，菱菱已被道婆，用被裹好，與璉珍用帶子紮在一起，提向手中，說了句道惡婦萬便宜他不得，方暗道得一慶不好，猛見道婆，手揚處霹靂一聲，立時震死過去，容到隔有多時醒轉，覺着周身骨碎，痛楚非常，耳旁人聲嘈雜，再睜眼一看，身臥床板之上，面前聚了不少的人，手足四體，會似受傷寸折，動轉不得，奇痛無比，強

忍着痛，一問究裡，原來璉珍主僕，已被道婆帶走，臨去之時房中一聲大霹靂，將房頂生揭出了大半邊，屋瓦驚飛，人被打傷了好些。眼看那道婆，挾着兩個大包，電光閃閃往天上飛去，晃眼工夫，不知去向，衆人才知神仙降凡，嚇得個個叩頭禱拜不迭，過有好一會，不見動靜，進房一找朱氏，頭破血流，遍體鱗傷，骨頭有好幾處，都被震斷，鼻息全無，祇胸前還有微溫，當他必死，一面分人去向墟裡官稟報，一面用牀板，將他抬起，準備司官到來，驗看之後，再行備棺盛殮，不料朱氏孽難未盈竟會醒轉，朱氏當初本是一潯血氣因尤某慘死，又被丫頭打傷急怒痛恨，憤不欲生，及至死後還陽，見仇敵已走，雖然遍體重傷，痛楚非常，反倒怕死起來，心想留得命在總還許有報仇之日，忙呻吟着叫身側長年，泡了一碗參湯，用紅糖水兌服下去，又將乃父家傳秘製的止痛藥，吞嚥了好些，是傷處都敷上金創藥，一切弄好，還想移向牀上安臥，無奈四肢微一轉動，便作劇痛，祇得暫時仍躺在木板上，仗着他素日馭下甚厚，人也外場，對於近鄰，都有個人緣，加以苗人，素畏神鬼，明見許多奇蹟，都當神仙下凡，朱氏所居之處，正當苗墟，地方上事，慣例都由苗人司官處置，司官率了手下苗兵到來，見衆口一詞，都說神仙降凡爲禍，打死克

家，朱氏在旁受了連累，被雷震傷等情，苦主就是本家，又受了重傷，無人出面告訴，況且又是寄居的人，更有新被大雷揭夫的房頂爲証，七張八嘴，越說越神，鬧得那司官和衆人，也害怕起來，恭恭敬敬朝着破房，禮拜了一陣，竟自走去，朱氏等司官去後，命人從豐埋殮了尤某因自己從小就精通外科，知道傷勢雖然奇重，除五官略受雷震，兩耳長日翁翁外，內裡並未受着大傷，苗墟絕少良醫，也沒延醫診治，就以自身經驗，內服補心益氣之藥，外用家製傷藥敷洗，咬定牙關，專心忍痛將養，每日展轉床褥，連便溺都不能自動，朱氏也算生具異願，難爲他熬煎了半年多，受不禁無窮的苦痛，才將傷勢完全治好，右腿骨節，已被菱菱一棍打折，雖經人工和藥力，將傷處用生狗皮裹好治愈，無奈當時流血過多，成了殘廢，僅能扶杖而行，痛定思痛，想起自身，成了一個孤苦、痛恨瑾珍主僕切骨，無奈仇人已在異人門下，又不知來歷居所。此仇怎樣報法，籌思多日，覺着當地再住下去，徒自令人傷心，毫無生趣，便將田地變賣，成了金件珠寶，凡拿不走的產業用具，都分給了家中長年人等，獨自一人，離了苗疆，往湖廣一帶走去，原意多年未和老父通信，不知生死，打算先取道湖廣，回到江南故土，看往一次，自己僅入中年，傷愈以後，反

因床上養了半年多，面容較前豐瘦，看去還是花信年華的美婦，雖然左腿微跛，但是還有一身絕好武功，早晚必能練得將杖棄去，手邊又有不少金珠，就算報仇無望，總可遇見良緣，圖一個後半世的快活歸宿，誰知淫孽前定，天缺大師臨去時，祇加重懲，未傷他命，留下後來許多隱患，朱氏一入湖南省境，便有了一番奇遇。異日璉珍主僕，幾遭毒手，此是後話不提，且說滑波上人，抱了嬰兒，與天缺大師分手後，也顧不得者採靈藥，逕自帶回黑蠻山鐵花塢洞府之中。解開包一看那，怪嬰已比初出胎包時候長了，好些遍體漆黑，又精又瘦稀疏疏的，長着一頭金髮，兩道濃眉，鬚乎連成一字，緊壓在眼皮上面，鼻樑又陷、兩頰高聳，露出一對掀天大鼻孔。下面是一張雷公嘴，嘴裡生就兩排雪白細齒，兩隻兔耳貼肉倒立，一雙三角怪眼、骨碌碌亂轉放光，看去形貌雖然十分怪醜，但是骨格清奇，皮肉堅實，天生異穎奇資。從來空見，又是從小隨師、不染塵惡，異日造就，大未可量。不免越看越愛，因他落地離母，降生以前，當是怪胎，一切嬰兒衣服，通未製備，仗着蠻山氣候溫和，四時皆春，嬰兒本非凡物，能耐寒冷，便給他又服了一粒靈藥，助他堅強骨髓，早日成長，取了些豹皮，用山麻縫成一條圍腰，一件披肩，權充衣服，下面就任他赤

着一雙鷄爪般的雙足，因期要蓋殿，認爲光大門戶的衣鉢傳人，一從小就不給他烟火食吃，每日祇用些黃精首烏之類、研碎成糊以伐乳食，怪嬰自從服了天缺大師的靈藥，把先天中帶來猛惡的情質，去了多半，加以與清波上人，本有師徒的緣分，竟和尋常嬰兒體乳一般，親鷄異常，清波上人有時爲了逗弄他，連本身應作的功課，都耽誤了好些天，他一出生本就能蹤隨執行，再多服黃精首烏之類的靈藥，又有清波上人教導，不消數天，已能隨定乃師同出，滿山亂跑，繞樹穿枝，絕塵飛馳，身量却不見求長清波上人見他如此好的資質，自然格外喜愛，過了一年，漸漸傳他道家吐納導引，和本門中的劍法，因是感雷而孕，形貌又生得和雷公相似，無父而生，從了母性，取名徐雷，不消三年，已將初步收門根基，紮得穩固，才將本門道法劍術，挨次一一傳授，一見十年，徐雷天資穎異，又極好強，任多艱難的修爲，一點便透，一學便精，天性更極純厚，益發加意教導，一面又教他道家各種經典，以及正邪各派之爲異同，遇上異術時，如同應付，所以徐雷年紀雖輕論本領遠行，從三五歲起，屢生孺慕之思，不時朝上人懇求，尋妻找天缺大師探母，上人具說你年紀還輕，身 尙未煉到圓一地步，你不好生事，自前正邪各派，互相仇視，循環報復，

外面能人甚多，你雖進境神速，畢竟功候太差，還出去歷練不得，再三嚴阻不許，徐雷仍是不聽，隔兩天便向上人苦求。上人被他魔得無法，才說你頭有厄紋，煞氣更重近數年內，終是下山不得，我憐你這一片孝思，天缺大師已有十年不見，不知你母修爲如何，待我修書問他一問，如有成就，便着他自來看你如何，徐雷大喜，並請上人、着速修書去問，上人便用飛劍傳書之法，與滇邊伏波岩上元宮天缺大師，送了一封信去，當日劍光飛回，接着覆信，原來璉珍菱菱自隨大師出家，十年光景，已學會一身驚人道法，還各煉成了二十四口飛刀，當時相偕出山，採藥道了當初生徐雷之際，因爲不夫而孕，受了無窮冤苦羞辱，牛時又差點沒送了性命，當時冤孽，恨到極處，及至因禍得福，明白胎兒來歷，隨大師入山之後，畢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漸漸動了母子天性，轉仇爲愛，心想如非此子，怎得巧遇仙緣，有兩成就，怎便還去恨他，日常無事，背地和菱菱談念，甚爲想念，旁門道法，入手容易，不消三年，有了點成就，便知菱菱、稟明大師，前往錦雞谷藏骨之所，將乃父骨壘起出，送回原籍，埋入祖塋安葬。歸途原想略繞點路，往黑蠻山鐵花塢，探看兒子，就便向濟波上人，拜謝當年救助之德，無奈天缺大師，雖近旁門一派，與尋常左道

、不大相同，家法最是嚴峻，犯了毫無寬恕，出來忘了稟明，不敢私自拙專，作罷回山先想稟明而行。屢用言語試探，大師未理，有兩次實忍不住，祇得質直稟告，大師聞言，眉頭一皺，不置可否，二女看出大師不喜乃子，以前又有此子與我無緣的話，由此不敢再提前事，這一天新從外面回來，正與諸同門等，在宮後製煉救人的丹藥，忽然大師命人來喚，二女忙即走去一看，大師又是眉頭微皺，面上似有不悅之容，手拿一封束帖，殿角上停着一道劍光，正往外飛去，見二女走來，說道、適才清波道友，飛劍傳書，因我不喜見你雙子，不敢命來相見，但是此子頗有孝思，朝夕向乃師絮聒不休，清波道友書中情詞，頗爲謙婉、未便不許，以前你二人屢和我說，沒有明許，實因此子殺孽太重，異日道成，必向我這理無事生非，甚且於有害、當初本可不去救他，一則事前不知，無心巧遇，二則意欲借這教你母子恩德，解釋冤愆，三則清波道友，已然先救了他，我縱不救，他也必加援手，再加他已看出此事，盛意相讓，使我獨成其事、樂得現成人情，先見你二人痛恨此子，生前冤遭連累，以爲或者可以割斷恩義，後見你母子天性日久油然發動，常慮未來，時謀善處之方，清波道友，不令他來，也是爲了我故，現在我想運數雖然前定，但我自成

道以來，除前世孽冤外，從未再犯無心之過、近年外功，獲得更多，休說各異派旁門中，無人似我，就連峨眉崑崙各正派中道友，對我也一致推許，好些結了方外之交，這次總算與你母子有過一番以命之恩，如若善於預防，人定當可勝天，你此去可不時，將當年母子難中遇救之事，不厭求詳，加以申說，使他常記在心，此子天性甚厚，或看到時不致忘恩背本，種種惡因，也不枉你隨我一場，須知為師並非懼他，也非取巧規避，無奈些中別有好幾生的因果，在內令我輕重都難罷了，璉珍聞言，嚇得跪稟道，弟子等受師門再造之恩，粉身碎骨，難以圖報，怎便爲了孽子，使恩師心憂未來，拚着割斷母子之愛，弟子不願再見他了，大師笑道，你二人極有至性，我已深知倫常最重，世無不忠不孝的神仙，你二人如非孝義，怎得到我門下，前和我說時，我雖未置可否，並非明禁你去，你却不敢背師私往，足見真誠，以後你不必稟告，儘可隨時與他相見，我別有謀畫、無庸逆數而行，况我回信，已答應了清波道友，言說等你們三日後，製煉好了丹藥，即行前往，怎能反管，祇管到時去吧，璉珍祇得謝恩遵命，因想恩師道妙通法、又極愛護門人、相隨十年以來，無論遇見多凶險的事，從沒見他爲過難，怎對這小小頑童，反有許多顧忌，料知事關重大

，好生躊躇，如非大師回信已發，堅命前往，幾乎不想與乃子見面子，這裡清波上人，舉了回書，與余雷看了，自是喜出望外，徐雷揣摩情深，由第二天便站在鐵花塢對面山頭上面，向東南方盼起，直盼到第四天將近黃昏，清波上人，也出洞閒眺，見他目不轉睛，痴立呆望，至性天真，誠中形外，不禁暗中點頭，甚是贊許。徐雷正凝望間忽見冥色蒼茫，東南方天際密雲中，似有縷縷青紅光線掣動，知來了異教中人，忙喊師父快看，來的什人，清波上人笑道，那不就是你朝夕懸盼，要想見面的母親麼，徐雷聞言，驚喜道，師父你不是常說天缺大師，道法高妙，不在師父以下麼，怎弟子母親，却練這左道旁門中的劍術呢，上人本知他的來歷，因果，聞言微愠道，爲師雖常和你說起各派劍術，但是那一派中，也有正人能手，不可一例而論，你年輕識淺，知道什麼，當年你母子，如非天缺大師，命早沒了，還得到今日，以後下山行道，無論遇見什麼旁門之士，首先須要查明他的行徑，用邪正分清，切忌躁妄操切，一個處置不善，惹下亂子，便是爲師也護庇你不得，這時那青紅光線，已越飛越近，徐雷口中唯唯，答着乃師的話，心頭怦怦跳動，恨不得那身翅上前去相見才好，想和上人開口沒有說出，晃眼間，嘶的一下，衝風破氣之聲，一青一紅

兩道光線，已如流星飛墜，自天直下，投在山頭，現出兩個道裝女子，走近前朝着上人，納頭便拜，上人含笑命起，指着二女，對徐雷道，這個穿黑衣的，是你母親，那一個原是你母親的義婢金菱菱，如今已與你母，結爲姊妹，同門學道，快些上前分別拜見，徐雷先望見璉珍，便覺心動目潤，聞言大叫了一聲，娘啊，第二句話，顧不得說，已自撲上前去，抱定雙膝跪倒，因爲喜歡過度反到流下淚來，璉珍有了乃師先入之見，來時本不想愛他，經這一來，不知不覺中，激發了母子天性，遂忙一把扶起，抱在懷中，直喊我兒不要傷心，從此可以常見面了，那是菱姑，快上前見過，徐雷遵命拜罷，菱菱忙也扶起，二女學道十年已非俗眼，這時仔細一看徐雷，不特生得骨格清奇，迥非凡品，而且一身道氣，天性又是那般真厚，好生心喜，菱菱更是贊不絕口，徐雷好強，性猛如火，自來沒聽人這般誇講過、不知不覺、對菱菱起了許多好感，清波上人等他母子見禮後，便命同往洞府中相聚常談，二女徐雷遵命、隨同入內，重又跪倒，拜謝當年救命之恩，與救養徐雷之德，往事傷心，不禁淚下，上人含笑喚起慰勉了幾句，吩咐同坐敘話，徐雷依母師之側，真是說不出的喜歡來、二女先向上人稟過別後之事，末了又向徐雷，舉起當年感孕濟救情形

，反覆申說，再三命徐雷，不可忘了天缺大師，與清波上人再遭深恩，徐雷聽乃母往錦雞谷，取祖父遺骨歸葬之時，便道曾往墟中打探，得知朱氏，並未獲天缺大師神雷震死。關養痞愈，即將家產變賣成了金珠，忽然走去，氣得攢緊兩個雞爪般的小拳頭，眼孔的都要冒出火來，聽完說道：天缺師祖，人到這好，直叫兒子感激，異日恩將恩報，自不消說。祇可恨朱氏賤人，漏了網，娘和菱姑，俱有一身道法，怎不尋他報仇去。璉珍聞言，猛得想起最近在武彝回來，聽一同門至好，偷偷說起那件事兒，女的頗似當年對頭朱氏。名姓年貌、有好些相合之處，如若不差，將來弄巧，還是一個隱患，看徐雷性甚猛烈，如被知曉，早晚難免尋上門去生事，朱氏不打緊，這裡頭有好些關碍，還是不說的好，當時呆了一下，話到口邊，沒有說出，徐雷見乃母臉上，似有忿容，忽又沈吟不語，便問何故，璉珍道，我想朱氏雖然可惡，論輩分他是你祖父側室扶正，也算我的繼母，總是尊長、現在事隔十年，縱在世間，人已老了，我兒不值與他生氣，萬一日後出外行道，無心巧遇，裝着不理也罷、徐雷聞言，怒道，他已背了去世祖父，私通他人，已不算我家人了，况又凌虐娘和菱姑，日後不遇上便罷，遇上決饒他不得，清波上人喝道，雷兒怎的出言挺撞，你

母親事以順爲孝，你祇說朱氏該殺，可知你也有罪麼，你母別有苦衷你那裡知道，還是天缺大師，人雖正直善好，但他門人侄兒甚多，難免有不肖之人，背了他在外橫行，他又護短之習，日後與你難免狹路相逢，難道你也不分青白，不論情面，忘了昔日恩德，墮下辣手麼，徐雷聞訓，心中雖然有些不服，因上人規教嚴正，豈不一味溺愛，然時不得不恭身歛容，口稱弟子知罪並說心感師祖恩德，圖報尙且不遑，怎敢忘舊仇報，異日遇見異派中人，必定先問姓名，來歷才行動手，如是師祖門下，但能避開，就吃點虧，也絕不還手就是，璉珍喜道，我兒僅尊師恩慈訓，我便安心了，徐雷話雖如此，因上人說乃母別有苦衷未敢再問，兀自狐氣不解，羞羞因蔡徐雷劫後重逢，目前已是他的尊長，仍未免却世俗之見，想不起打發什東西好，便將自己近三年來，煉的一件旁門護身法寶，小旁門六戊遁形旗，算做見面禮，上人一見甚喜，立命徐雷拜謝收下說道：女子天性嫉惡如仇，異日出外行道，遇見異派中能手，難免不受挫折，天缺大師防身妙形各種法術，有無窮妙用，今得此旗，大可防身免患了，璉珍也給了徐雷，一塊古玉符，乃上古修道人壓邪之寶，徐雷一一跪謝領，傳了用法，二女方始起身，向清波上人行禮作別，徐雷數年孺慕，好容易盼

到今日，得見生身之母，如何能捨分離，祇管依依孌孌，牽衣挽袂，盡乞暫留，不覺聲淚俱下，璉珍見狀，也自心酸，強作笑容道，雷兒休得如此，你是個有來歷的孩子，又在仙師門下，我也忝列玄門得勉洞修，日後仙緣深厚，相見日長，怎學那世俗小兒女一般，難捨這片時的離別，況且你師已然允我，隨時可來望着，無須稟命而行，即使勤於修煉，不克分身，依我恒至多隔上二月五月，必和你金姑姑，同來看你一次，祇要彼此勉力修爲，有了成就，我母子得在一處這道，同參正果，也在意中，要這般難受則甚，雷徐無法，又再三央懇三五月期限太長，務請娘和金姑姑改成每月來此相見一次，並說娘如過期不來，兒便到祖師上元宮，自找娘去，璉珍知天缺大師，不喜此子，聞言大驚，無奈糾纏，祇得允了。力戒徐雷，不可往上元宮去，因祖師家法至嚴，宮中俱是女弟子，不奉命任何人，不許擅入，門人更不許擅自延款他人，犯了不特你有飛劍之厄，累得爲娘也受嚴譴，弄巧還須重責之後，追回法寶飛劍，逐出門牆，豈不把昔年功行休於一旦，這事萬萬做他不得，我不特奉命出外，採藥行道，不必限定一准時日，總在一月前後，不過兩個月的期間，來看望你一次就是，徐雷聞言把兩隻怪眼翻了翻，兀自不解答道，相不違師祖家法，

如此嚴刻，如不是怕累我娘受責，兒子真想請問他一問，娘是師祖徒弟，我是他徒孫，又有救命之恩，並非別人，就說娘不在那裡學道，也應該容我登門，拜謁叩謝，怎這般不近情理、人於千里之外，真叫人心裡不得明白，璉珍聞言，無可答覆，假作微溫道，你年輕輕懂得什麼，各派有各派的家法，豈容紊亂，你如感恩，祇要永記在心，遇機圖報，即使暗中默祝，望空遙拜，他老人家也必知道，當初救你真非爲了你今日登門叩拜麼，如若能去，恩師早就命你前往，我已不必如此阻難了，徐雷聞言，不敢再說戀戀然堅挽後會之期方始放開乃母，等和菱菱，拜別完了清波上人，恭送出去，眼看仍駕兩線光華，破空入雲，飛得不見影子，才回洞，由此二女每隔一月前後，必來看望徐雷一次，去時必定叮囑兩來正在如緊加爲，今日抽空趕來，萬一過期不能分身，千萬不可冒昧往探累娘與金姑受苦，徐雷雖然應允，心裡越發犯疑，無奈師父也和娘口吻，大半相同，不敢多問，老是悶在心裡，一晃過了三多，除母子按時相見外，無什可紀，這一晚璉珍忽然神色匆匆，獨自飛臨，這此母子相隔，才祇半月光景，別期比歷來都短得多，一到先背了徐雷與清波上人密語片時，方和徐雷相見，再三叮囑說近因奉命下山，行道濟世途遇一人，發生要事須覓一

隱僻洞府，祭煉法寶，你金姑姑現還留在那裡，此去多則半年以上，最早也須三五個月，方能相見，爲恐我兒見我到期不來，心又懸念，特地抽空趕來，與你見上一面，略說此事，我人並不在上元宮內，那煉寶的地方，你也找不着，即使找到，我和你金姑姑，已行法封閉洞門，也進不去，這三五月中，務要聽恩師吩咐，無論如何想我，也不可往上海宮去，給我惹禍，尤其不可下山亂跑，我事一辦完，定即趕來看你，我聽你恩師說，祇等我再來，你也不久就要下山歷煉，積修外功去了，千萬不可毛暴，累我心懸兩地，徐雷因乃母每次來，都是歡歡喜喜的，惟獨這次，顯出神色遑遑，面有憂色，把上項話，反復叮嚀，並出事舉重大，暗藏危機，否則不會如此，再一尋思語氣，自從母子重逢，每日祇專心學道，盼母常臨，並未有過比山之想，怎會叮嚀到這上頭去，來時又和恩師背人私語，此事大已可疑猜，那路遇之人，定是母親的冤家對頭，必因愛子不久下山行道，恐在外得知此事，趕去尋仇，敵不過八家，吃了虧苦，特地抽身趕來，一副稟明恩師，暫緩下山之命，二則誥誡自己一番，以免盼母不來，前往上海宮探問，犯了天缺大師規矩，越想越對，心中雖然疑慮，但他爲人至孝，這三年中，已看出乃母最耽心的，便是怕自己前往上海宮去

，或與天缺大師門下爲敵。此時若稍拂其意，必使慈母格外焦急，聞言想了想，和顧婉答道，娘既有要事，不能分身，兒子怎敢違命往卜元宮去探望，況且娘又不在那裡，下山的話，自從見娘以後，兒子從無此意，娘知道的。再者恩師也不准兒亂走一步啊，娘祇管放心前去就是，不過娘遇那人，是好是壞，爲何發生此事，娘有什關礙沒有，所煉是何寶物，也要請娘說出來，好使兒子放心呀，璉珍聞言，不由顏色更變，因恐乃子看出，忙又定神斂住，說道，這些事你暫不用打聽，我事忙，即刻要走，也無暇多說，到了半年，我如不來，再問恩師，便知詳情，我去了，說吧，把愛子徐雷抱在懷中，便即進入雲房，向清波上人叩別重囑徐雷，勿忘母訓，竟自出洞，破空飛去。徐雷何等機書，早將乃母愛急之狀，看在眼裡，當時不敢深說，滿口答應。追趕出門，目送乃母去後，心如刀割，轉撥身進房去，跪在清波上人面前，含淚請問，不肯起立，清波上人原知璉珍有難臨身，異日仍得徐雷解圍，不過此時說出，徐雷必然違命偷往，轉致債事。貽患無窮，故作笑容道，雷兒痴了，你母親他怎會有什對頭，漫說他爲人善良，不致有什災危，就有也必逢凶化吉。遇難成祥，我對你母子自來關切，如見不了，我就決不致於旁觀，何況他師父天缺大師

，遣法高妙，素日最要護庇門人，難道坐視愛徒有難，漠不關心，不過此事曲折甚多，所煉法實，又須避人，在這封洞煉實的三五日中，因許進來殺氣太重，惟恐思親情切，久等不耐，到處胡亂尋找，給他惹下事不好收拾，所以託我管束，向你誥誡，別期較久，愛子情長，難受自所不免，如何胡思亂想起來，快快站起，你目前已能身與劍合，祇從此用功到了，運用變化，無不如志之時，他若不來，我也必令你下山尋找，就便行道濟世如何，徐雷聞言，仍是將信將疑，意欲再問，見上人已帶微愠之容，祇得站起，暗付前日師父說自己飛劍功候，已離成不遠，今日又說，練到運用由心，便可下山，何不多加苦功，以期早日速成，豈不來去都可認性了麼，師父從未打道誑語，適才雖略覺含糊其詞，但是母親就有大難就不說師父，天缺帥祖頭一個不會本管，想是母親出了點小周折，發生阻礙，決不致於要緊，想到這裡，心中略寬，仍是懸念不已，無奈師父也不肯說出實地實情，急也枉然，祇得晝夜加功，苦苦修爲，他那等的異稟天資，又加玄機劍法，早已悟徹，所差祇是點功候而已，那消三月，居然煉到變化無方，運行自如地步，末兩次和清波上人試劍相鬥，幾乎差一點便成敵手，休說徐雷心裡高興，速清波上人，也喜愛非常，贊獎頻頻，徐

雷本擬劍成可以下山，上人祇說還差，出外遇能手，尙難以應付，屢問乃毋踪跡，仍不明告。徐雷力請先在近處歷練一回，找點對頭試試。上人笑道，事有機遇，下山行道，全爲積修外功，濟衆而須除惡，多是狹路相逢，不得已而爲之，豈是敵你遍處找對頭，試身手的麼。說出這話來，更教人難以放心了。徐雷又變了話頭，婉言堅請，遇上事時，命他略試鋒舌，以便看看能否應付，爲下山之証，並非成心見人，就樹仇結怨。上人被他糾纏不過，便說目前無事，且看機遇再說，如見可爲，必合你去，否則過了半年期限，也必放行，徐雷方覺期遠快快。第二日正隨待上人，在洞中論道，忽聽洞外，有重物觸門之聲，出外一看，乃是一隻絕大黑虎，心想因常在洞前練習飛劍，本山猛獸，從不敢再近洞一帶走動，這隻大黑虎，從未見過，那裡來的。看他屈爪跪伏地上，向洞微嘯，意似有所申訴，並不似平時山行所遇猛獸，見人發威之狀好生奇怪，試上一揪虎耳，那虎竟毫不厭強，站起身來，隨了就走，虎隨徐雷，走到上人面前，便照前跪伏在地，將頭連點，上人攔虎道，你和白猿，這兩種孽障，引入爲惡，惹不許多是非，慘死的慘死，轉劫的轉劫，如今不去深山古洞，潛伏苦修，以謀懺悔，却來我洞中則甚，那虎聞言，竟低聲嗚咽嗚嘯起

來，上人屈指算了一算。說道：難得你這兩個孽障，還有良心，居然敢在你恩主前討命，肩上這付千斤重担，保定轉劫人，隱居山野，避禍待時，歷看你恩主面上，助你不難，但今日所遇，乃左道中無知小輩，又非那孩子自己遭難，不過闖了兩個異獸在內，適算此人少時便遭劫敵你回去時，即有應驗不過他雖受傷破腹谷神未死，局中草毒一解，仍要回醒，爲禍更烈，回去可對白猿說，即用妖人匕首，將他六陽之首割裂，即不復爲害了。黑虎又點首連叩，仍不起身，後來上人怒道：我已多年不出問事，今日之事，實無庸我去，已然明示，爲何還要強求，再如不走，妖，毒解回生，豈非誤事，黑虎聞言，這才又叩了兩下站起，低頭戩尾，緩步退出門去，余雷見上人與虎說道，直以素識，那虎更靈慧能解人意，不禁動了好奇之想，忙向上人問那黑虎來歷，上人道：這話說起來，恰是你的好榜樣呢。徐雷詢故，上人把虎兒前生學道經過，和徐雷說大概，才知虎兒前生，原是四川岷山，白馬坡，妙香寺，神僧一塵禪師的弟子，俗家名叫陳棄，法名能濟。派緣禪師宏通佛法，妙講禪經感得山中猛獸，齊來聲經聞道，就中有一黑虎，有一白猿，本來通靈，皈依更切，偏生聽經第二年上半年，猿虎閒行山中，遇見程麟之厄，苦鬥三日夜，堪堪待斃，禪師正

升大殿，宏宣妙法，見往日羣獸咸集，惟獨不見虎猿到來。默運玄機，內觀反注。得知猿虎有難，便命能濟，帶了靈丹，前往解救。行時曾囑，那紅鱗已有數百年吐納之功，往救猿虎，祇可為解冤懲，不可傷害結怨，又種孽因，能濟到了一看，猿虎已被紅鱗纏住，仗着虎猿前爪利害，雙雙抓住鱗頭，死力撐拒，不使近身來咬。雖未送命，已顯出精力交敵之狀，那紅鱗頭被虎猿抓住，毒口中一二尺長火焰一般的紅信，吞吐下歇，祇要虎猿稍一不支，被他咬中要害，立時準死無疑、能濟一則，因虎猿神情危殆，見自己到來，不牛哀嘯悲鳴。看去可憐，動了惻隱、深知虎猿俱是素食、與尋常猛獸不同、從不輕易傷生，又有半天相處的情感、不知不覺、先就有了偏向，二則那紅鱗潛伏山中，雖不會見他出山害人、但是性極殘忍、以前幾次見他橫山晒鱗、空中如有鳥羣經過、他祇一昂首呼吸之間、成羣飛鳥，便連翩自墮。投入他那火口之中，見眼間，噴將出來，祇剩天空毛羽，映日紛飛，這多年來、不知傷害多少生靈、心中恨惡已極、屢欲除他。祇為禪師戒殺恐受責罰而止，這時見他緊纏猿虎，磨牙吮血。孽惡狠毒之狀、越發曠忿、其實紅鱗也是通靈之物，不是不知禪師徒利害、見能濟走來。自知無幸、本欲逃跑、無奈頭被猿虎持緊，脫身不

得，急得斜眼望着能濟，那水桶粗繩紅棉一般的大長身子，不住屈伸，鼓動使勁，猿虎受不得緊束，悲鳴更急，能濟不知他掙扎圖逃，以爲對自己也存了不利之心，不由怒火上升，頓忘師戒，大喝一聲，揚手一把戒刀，化成一溜金光，照准紅蟒連繞數匝的長軀中間經過，立時斬成了數十段，紅蟒身遭十斬，靈氣尙存，逾匝被猿虎持着的一段，兀自怒目如火，亦信頻伸，口中噓噓怪叫不止，惱得能濟性起，喝令猿虎鬆爪，擲向地上，那蟒竟拚了命，一落地，便向能濟蹶去，那如何能是對手，吃能濟一溜金光，當頭先劈成了兩半，接着金光一陣亂攪把那數十丈長一條紅蟒毒蟒，全身斬成血泥方始收住，再行法禁制，聚石一堆，埋入地下深處，一看猿虎，俱都軟癱地上，動轉不得，忙用禪師所賜靈丹，與他服了，候到毒消回醒，才行領回寺去，見了禪師，稟知除蟒之事，說他死纏不捨，妄殺實非得已，禪師早知究裡，宿孽難解，錯已鑄成，祇朝他看了一眼，並未深說，能濟隨侍禪師多年，頗有道力，偷觀師父神色不喜，心裡吃驚，從此修持益發謹嚴，隔了多日，見禪師始終不加怪責，也不再提此事，心才略放，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黑虎白猿，自從遇救，死裡逃生，服了禪師靈丹之後，不消三二日，便自復原，虎猿感能濟救命之恩，

知道後山有一靈狐，苦煉多年，內丹已成，每歲三五月圓，必向空吐納，吸取月華，修道人得了吞服下去，足抵得千百年修爲之功，想由白猿盜來，獻與能濟，知道禪師門下，戒行謹嚴，明說定然不允，每次從惠能濟乘月出遊，觀便下手，能濟因新犯殺戒，每日勤謹自勵，惟恐有失，那還有閒心出遊，俱沒答應，一晃過有半年虎狼無計可施，又知靈狐不久修了功候，就要脫體飛升，成爲天狐，益發不可捉摸，正打算不告而行，逕去盜來獻上，偏巧禪師適在望前三日，前往吳門上方山石門寺，應覺照禪師之請，講經說法，救度衆生，不在寺內，白猿忽生一計，乘着月明，去見能濟，假說後山新近出了一個妖物，昨晚並親見他由山外飛回，帶了許多新死人頭，向月大嚼，留下古體，望月煉丹，自己和黑虎，本想弄死他，爲世人除害，估量妖物利害，恐敵他不過，沒敢下手，今晚那妖物，又從山外帶回來七個人頭，正在大嚼大吃，本山是老禪師恩主清修之所，怎容妖物，在此盤踞猖狂，每晚出山，傷生害命，特來報知，請示定奪等語，能濟天性疾惡如仇，聞言大怒，藉付師父雖有戒殺之命，但是斬妖降魔，爲世除害，分所應爲，想必不致怪責，立命白猿引路同往，剛出寺門，黑虎業已迎候路隅，便騎了上去這時離靈狐吐納之時，尙遠未到

，猿虎不料能濟如此易於說動，知道先期趕往，難保不被能濟看破，故意引誘着他，在深谷中逼處亂跑，延宕時候，却不往後山跑去，能濟喝問白猿，你適說妖物，已然在後山出現，怎還不去，却引我在這谷中亂跑，白猿急口分辨，說妖物雖藏後山，每晚拜月，大日人頭，却多在這谷中一帶，此來正爲尋他，走完此谷，如再不遇，必已回轉巢穴無疑，總之今晚定能除他，不過這東西，已然通靈變化，去時最要縝密，輕悄悄的，一掩到立即下手，才可成功，稍微驚動，便被逃走，難再尋踪了，能濟原本精通獸語，祇當猿虎素來忠誠，決無虛假，又因寺中數月苦行，久未出門，見月照空山，清景如畫，沿途觀賞，頗恰心意，便也不再過問，一任猿虎，引誘着緩步前跑，一會功夫，到了亥末，快交子初，白猿見是時候，私朝黑虎一打照呼，又朝能濟叮囑道，妖物不在這裡，此時必在巢穴外，戴着死人頭，向月煉丹，少禪師到了那裡，下手必須神速，一驚走就難除了，能濟自小出家，隨禪師參修上乘功果，雖有伏虎之能，畢竟沒有奉命下山行遺，禪師道如通玄，法力無邊，一切邪魔外教，從來不敢輕易來此，間或相遇，也有禪師在前驅除誅滅，起初斬蟒，還是第一次出手，見聞不多，經歷尤少，對於這種踏罡拜斗，採煉月華的異類，那知細底

，一到後山，忽覺白猿不在身側。那虎輕悄悄走上山去，也自停在一塊可以藏身的怪石後面，扒伏不動，知到地頭，探頭石外一看，恰值那黑狐煉形拜月，攆了緊要關頭，地下鋪着一張人皮，面前大方石上，供着六個人頭骨，兩隻前爪，還捧着一個人頭骨，和轉風事一般，正在月光底下，舞踊不歇，黑狐因爲成功在即，又在本山修煉多年，知道禪師慈悲，祇不害人，不但無事，還可仰仗他的法力，任何異類妖邪不敢來此窺伺，放心大胆，早晚苦修，毫無顧忌，誰知禍生旬息，因他舞踊飛速，聖濟那樣目力，先並未看出他的原形，又有白猿先入之言，一見死人皮，和幾般人古體，已証白猿所說不虛，再一看那東西，祇是一團油光水滑的黑毛、中滅火一般的雙眼，在月光下繞地疾轉了一陣，倏地往平鋪的人皮上，一個滾打去，立時起身，變成一個少女，玉立亭亭，秀髮如雲柔腰欲折，月光下看去，越顯得膚比花妍，顏同玉潤，珠鬢星眸，掩映流輝，端的容光照人，儀態萬方，不可逼視，益發斷定是個害人的妖物，傷生的邪魅，不禁怒從心起，遽下無情，一指手中戒刀，化成一縷精光，直飛下去，黑狐如不將內丹吐出也能化形遁走，偏是大劫臨身，不能避免，因見自己化身爲人，形神體骸，完全無異，當時情不自禁，喜極忘形，向天一聲長

嘯，竟將那粒內丹吐出，化成一團透明五彩，綻發欲活的晶光，向月中飛起，他這裡內丹飛高才百餘丈，能濟的刀光，已當頭飛到，黑狐聚精會神，全注在那裡內丹上面，那知有人暗算，容到發現刀光，似電閃一般飛來，不由嚇得亡魂皆冒，驚慌失錯中，意欲收丹遁走，已自無及，刀光過處，尸橫就地，從頭自尾，斬成兩半，這候祇喜壞了右旁窺伺的白猿，赶忙搶上前去，描準那團載沉載浮，正往下降的晶光，縱身一躍，便搶到手內，捧好不放，同時能濟，因想看看妖物原形，也從山頭飛到，一見是個身披死人皮臉的黑狐，左爪抓着一個古體，仍當是個傷害生靈的妖狐，并未在意，一回手首見白猿滿面歡容、跪在地上，雙手捧獻着那團晶光，要請自己吞服下去，知是黑狐煉的內丹，才明白白猿用意，心想佛門戒條最忌會殺，誅妖爲了除害還可，怎能動這貪慾，便把白猿數說了幾句，命將此丹，運回妖狐，與死人皮骨等，一齊葬埋，白猿正極口勸說，不可如此，忽聽寺內鍾聲催動，能濟知道師父歸來，祇說誰要妖物的內丹，快給我拿去，一同埋了，說完，便自匆匆飛回，到了一看，禪師正升大殿，衆弟子和全寺人衆，俱都合掌閉目，肅立侍側，面上若有憂懼之色，便知情形不妙，忙即上前參拜，禪師吩咐起立，說道，能濟你知罪麼，

能濟惶恐道：弟子自從恩師出門，每日捧經虔修，兢兢業業，實未敢犯戒行，祇今曉白猿來說，後山出了妖物，每日傷生害命，弟子上體我佛慈悲之旨，與師門降魔除害、救濟衆生宏願，前往誅除，果然看見妖物。在彼煉形拜斗，被弟子飛出戒刀，將他劈死，恩師說弟子有罪，想必指此而言了，還要往下說時，禪師喝道：好個糊塗東西，你說那妖物傷生害命，是你親見的麼，爲師自居此山多年，也未曾見有什妖物，敢來窺視過，何況明目張胆，公然在此盤踞麼，你前此誤殺紅蟒，還可說那東西，雖未害及人類，但也多傷生物，劫數臨頭，究有應得，爲師兄你錯己鑄成，正籍佛法，爲你解除孽冤，怎你道淺魔高，殺戒一開，便難遏止，平白地又種下惡因，犯我本門戒條，卽日便要轉劫入世，負我多年期許，還在夢裡麼。能濟聞言，嚇得戰兢兢，跪伏在地，哀聲稟道：弟子一心除妖，並無惡念，況且當時明見妖物，身披人皮，面前供着幾個人頭，才下的手，以爲這等害人精魅，理應誅戮，不能說是有背本門戒條，恩師如此說法，弟子死也不得明白，說罷，痛哭起來，禪師道：你真糊塗，你仗我降魔真傳，任他多利害的山精野魅，三百里內，不能逃死，何故如此心急，你想不細看看那些人皮頭骨，是否新死之物，毫不審視，遽下毒手，可知

道家旁門，

第二回

誓報深恩過歸故里
心驚夙怨獨撲妖神

原有煉氣變形之法。那黑狐不特得道以來，不曾害過生靈，便是那一張人皮，七個人頭骨，也是向青螺峪，凌真人處，明白乞取，得諸妖人囊內，並非偷盜兇殺而來，他因自知無罪，才能仰藉佛力，在此寄跡，早夜公然修煉，並不避人，誰知千年苦修之功，敗於一旦，休說他不能干休。便是我也無說寬縱，何況你又是本門傳人，如不使你轉却一劫，了此冤愆，怎能受我衣鉢，那猿虎祇爲報恩情切，想奪那粒內丹與怎，不想愛之實以害之，還算你未起貪心，未將此丹，攘爲己有，總算毫無心之失，否則後患是不堪設想，祇恐轉劫再來，都無望了。這一來，爲師又須多等你好些年，方得完成正果，話已說完，你自己前往後殿，茶毗去罷，能濟知禪師戒律極嚴，言出法隨，無可寬免，略一尋思，把心一橫，跪求道，弟子遭淺魔高，此去轉劫，又有這兩層冤孽，自作自受，夫復何言，所望恩師，念在弟子從小隨侍，親逾父子，大發慈悲，施大法力，解難消災，渡化接引，以免墮落濁

世，說能痛哭不止，禪師道：你茶毗以後我爲你先煉真神，再使入世，便是真大鴻恩，我遲却數十年飛升，所爲何來，這個你可放心，祇要此行不昧夙根，努力修爲，自有重來之日，雖說你冤孽太重，一轉世便成凡人，狹路逢仇，難以抵禦，但你夙根深厚，到了那時，自能轉危爲安，一切不消慮得，現距託生之期還早，你自去吧，那白猿黑虎見能濟執意不收那粒內丹，又聞鐘聲催動，禪師恰在此時回轉，也恐事情敗露，必受斥責，萬不料能濟爲了此事，已墜一劫，當下由黑虎用前爪，匆匆扒地，埋好黑狐，正欲趕到寺中，窺探動靜，誰知那內丹，祇是一團光華，又輕又柔軟，彷彿吹彈得破一般，捧在手上，虛飄飄的，似要乘風飛去，白猿用兩手合攏，捧持着走沒幾步，內丹光華倏地往裡一收，立時縮小大半，白猿深知此物靈異、惟恐化去，剛把手一緊，內丹忽又長大，彩光熒熒，照眼生輝，比起先前還有鮮明瑩澈得多，等把手一鬆，又復往回縮小，似這樣變收變放過去，白猿不知靈狐本身真神，已由散而聚，功那內丹是他千年吐納苦功、煉就的元嬰，當時沒有給他消滅，此時軀殼雖死，真神猶在，白猿又不諳禁制之法，如何能保持得住，見他消長無定，祇料有異、却想不出應付之法，末一次收得更小，長得更大，心裡一着慌，把持

未免緊了一些，奇彩輝幻中，耳聽波的一聲，那團光華，立時爆散，化成彈丸大小一點，奇亮奪目的銀光，流電射般，往上升起，白猿縱身數十丈，一把沒撈住，轉瞬高出雲表，再漸長漸大，往下緩緩落來，流輝四射，照得山石林木，都成銀色，白猿妄想失而復得，運足周身力氣，還在作勢相待，等縱够得到時，向上躍取，眼看團銀光，長有栲栳般大小，離地也祇一二百丈左近時，忽聽黑虎一聲怒嘯，向來路直撲過去，回頭一看，黑虎撲處，有一團黑氣，影綽綽裡住一個黑狐形相，身後帶起一溜黑烟，其疾如矢，直朝當空銀光中射去，兩下才一接觸，黑影不見，銀光閃了兩閃，立時化散開來，晃眼間又由分而合，變成科斗形一道光華，頭大尾小，略一撥轉，後面帶起一條芒尾，無數大小明光，恰似長彗飛馳，萬點流星過度，逕向東南方投去，一瞥即逝。猿虎俱看得呆了，白喜歡一場，到手之物，又復失去，好生掃興，再回到寺中，隱伏殿外一聽。正趕上能濟痛吳陳詞，行即轉劫之際，才知鑄成大錯，害了恩人，這一驚真非同小可，也不願禪師責罰，雙躍上殿去扒伏在地，不住以頭地極口悲鳴，願以身代，禪師早知前孽註定，能濟應有這場難劫，並沒深責猿虎，祇喝道，你這兩個孽，畜才脫大難，不安分度修，却去誘人爲惡

，使我門下弟子，犯戒遭劫，本當將爾等斬首。永墜泥犁，方足蔽辜，姑念畜類無知，事由報恩情切，索行無他，暫且免死，還敢代人求恩麼，能濟犯我家法，罔有應得，自作之孽，誰也不能替他，說罷，便命旁立侍者，將這兩個孽畜，逐出寺外，不能再來聽經了，這時能濟，已跪謝完了師恩，自往後殿，引用本身真火，茶毗轉刦去了。猿虎見侍者持杖喝逐，知禪師意堅決，無可求恩，祇得戰兢兢站起，不住悲鳴哀嘯倒退出去，因恩人爲己所誤，甚爲傷心，雖被禪師逐出，仍然不肯遠離，不分日夜，在寺門外，伏地哀聲嗚嘯，口吐獸語，求禪師大發慈悲，寬恕既往，指點明路，許其自保恩人直到仙緣遇合，引度入門，以免中途爲仇敵所害，接連幾天，未離開寺門一步，一片真誠，竟將禪師感動，出寺面示機宜，命黑虎先去青狼狼等待，白猿隨後繼去，直氣能濟轉生顏家，窮途落產，朝夕相隨，守護不離，白猿更是靈異，知道清波上人，是禪師好友，意欲借着答救康連二揉爲名，薦上人請動，事完再引虎兒，往前拜謁，日後好多個奧援，所以黑虎雖被上人喝出，仍在洞外徘徊未走，徐雷聽上人說完大概既想乘機一試身手又想和虎兒見面看看這轉刦再生的能濟，是何等人物，連請幾次上人明知他與虎兒，別有因緣，爲受乃母之託，恐明許

了他，異日出去久了，又往別處生事，故作不允，拂袖而入，余雷絕頂聰明，看出乃師意弄堅決，又一想日前師父原答應過，祇要有機緣到來，既可往試，今天有了事，偏又不要，反正相隔不遠，且背了他，去去就回，想必無礙，便又趕進房去，和上人說，要往北山採些果子，上人點了點頭，余雷大喜，出門時猛想起路雖不遠，却未去過，忘了向師父探問一下，縱駕遁光尋找，免不了仍要費事，正覺美中不足，一出洞門，忽見那隻黑虎，仍在門外扒伏，見人走出，不住點首，好似識得自己意思一般，知他通靈，便問我現在背着師父，同你去殺死那妖道好嗎，黑虎點了點頭，挨近余雷身側，把前腿一伸，四足扒伏在地，余雷知要他騎，心想反正得虎引路，便騎上了去，那虎等人上了背，將頭一昂、放開四足，往前跑去，余雷先還以為騎虎比起御劍飛，行相差天地，及見那虎竟和飛的一般，一路窺山跳澗，上下巉崖峻坂之間，祇覺耳際呼呼風生、林木坡陀，成排成陣，知浪濤起伏，迎面奔來，再住身後倒瀉下去，略一迴顧的功夫，便飛越了一二十里的崎嶇山徑，奇景萬千，目不暇接，一瞥即逝，自己穩坐其上，迎風長軀，真是又舒服，又壯快，比起初御劍飛行時，別是一番奇趣，高興之極，恨不能也收一隻虎豹之類的猛獸、來充坐騎。

才稱心意，正尋思間，忽聽那虎嘯聲連連，接着又聽崖下猿嘯相應，已到了妖人巢穴上面，一會轉到崖下一見虎兒生相，先自心喜，後來斬了妖道，破去邪法，一同往康連二揉，路上被此通問姓名，一說經過，益發投機，由此成了至契，當下仍由余雷上前，康連二揉被困的那間石室，祇是邪教中的尋常禁閉之流，本無足奇，妖道一死，不攻自破，他便放出飛劍，斬關直入，裡面地方不大，甚是污穢陰濕，康連二揉，被妖道用蛟筋倒，綁弔在室頂當中，看見主人猿虎進來，哀鳴求救，余雷兒二揉，遍體金毛，油光水滑，生得甚是異樣，不禁喜愛，正欲上前相救，被虎兒一把攔住道：「師兄莫忙，這兩個狗東西，太可惡了，我還有話問他們呢，說罷，指着二揉發氣罵道：『你這兩個該死的狗東西，當初如不是白哥哥，引我救你們出來，早在山窟窿裡餓死了，他雖和你娘打過架，你娘又不是他捨死的，你怎不聽我話。』」三番兩次，朝他行兇，憑他氣力本事，弄死你兩個，還不是和搗死一個蟲子一樣，不過因我這喜歡你們，看在我的情分，不肯罷了，你們怎麼還起壞心，不知從那個狹狹的地方，弄一朵花來，想把他迷倒害死，害他不成，又敢背了我逃跑，偏生報應，被妖道捉來，如不是我白哥哥，寬宏大量，打發黑哥哥，到清波師叔那裡，請來我余

師兄，我又因找白哥哥，騎着花兒趕來。將妖遣殺死，你們今晚便沒命了，該死的狗東西，太可惡了，我也不打你，仍由你在這裡吊上幾個月，我再來放，看你們還弄花害人不，反正不是我白哥哥害你們吃苦，莫非這也恨他，二揉一聽這次遇救，全仗白猴，這一半日功夫，苦頭業已吃足，又悔又怕，那裡還敢絲毫倔強，望着虎兒，不住哀聲乞憐、力示誠心悔，遇虎兒本來愛他原是故意威嚇，顯出白猴恩意，以免日後一個看不到，又去背地尋仇，假作發怒，又喝罵了幾句，經白猴一講情，這才轉請余雷解救，余雷先見虎兒小，解年紀，獨居深山，有通靈猿虎爲伴，已是驚奇，及聽喝罵二揉，不知究裡，後來用飛劍小綁，調起詳情，知他不祇有此靈猿神虎，常相廝守，還有這兩個善解人意，靈慧奇猛的金星神揉，和千百金花的大豹，朝夕服役，隨同出入，不禁歎羨已極，等二揉一一跪叩，謝罪謝恩之後，便要伴送虎兒回去，認清門戶，以便暇中此時過訪，虎兒白猴，巴不得日後和他常時來往盤桓，聞言大喜，兩人四獸，離了妖窟，虎兒隨來時所到之豹，常在城外，欲循原路回轉，白猴却說來路迂迴繞遠，無須如此，祇命康康招豹回去，大家仍由崖上回轉，余雷本要飛行前去，虎兒荒山獨處，從不見人，不意空谷足音，得此良友，真是喜

出望外，和余雷觀難已極，堅邀一同騎虎回去。余雷雖恐出久了，回來招恩師責說，一則幼年貪玩，則二生平頭一次交到這樣好友，心想主人未歸，自己先去了也是無用，立即應了，二人手挽手臂，並肩騎上虎背，不消頓飯光景，便到了虎兒洞中，虎兒引將進去，一真坐下，白猿和連連，慌不迭的，獻上山果食物，余雷虎兒，邊吃邊說，越談越對勁，俱都相見恨晚，一會康康引得豹歸，余雷要見羣豹，虎兒便陪了出來，一聲長嘯，岩下豹棚，大小金錢花斑野豹，千百成羣，紛紛跑出，一同擁到崖前，面朝上跪伏地，似練習就中一般，虎兒又是一聲長嘯，羣豹俱各昂首，齊聲吼嘯，立時山鳴谷應，怪風四起，沙石的飛，山花亂墜，宛如紅雨，聲勢雄壯威猛，若撼山岳，喜得余雷心花怒放，也跟着引吭驚呼，歡躍不已，羣豹吼嘯了一陣，虎兒把手一揮，洪的一聲，劃然頓止，祇剩四山迴應高聲，翁翁震盪，半響不絕，余雷拉着虎兒雙手，笑嘻嘻贊不絕口，虎兒看出他喜歡這些猛獸，便說道，康康連連性子太野，不肯跟隨生人，白哥哥要出門，找我爹和娘去，黑之哥從小陪我在一處，永離不開，除開他們這四個，還有這多豹兒，祇余師兄喜歡，隨便哥了帶走，要多少有多少，如怕野性，不聽你的話，他們都怕康康連連，祇須吼上幾聲。

就不敢強了。余雷原知虎猿，與虎兒有前生宿契，漫說不肯相贈，縱肯也決不會跟了同去。心中頗愛康連二揉，想分他一個，又不便開口，繼而一想，君子不奪人之所好，康連一母雙生，何苦給他拆散，正把念頭，轉在他身上，聞言大喜，因虎兒有恐豹性野難馴的話，暗忖他小小年紀，便能降伏羣獸。難道自己一身遁去本領，還不如他，不欲示弱，接口答道，我原有此心，既承兄弟盛意，我此時還不知師父心意如何，且先挑兩個大豹，和一個小豹崽走吧，虎兒正要張口呼喚康連二揉，余雷忙把手連搖，這到不消，我自會降服他們說罷，朝豹羣中仔細看了一看，看準兩隻又大又雄壯好看的金錢花斑大豹，一縱遁光往崖下飛去，本擬手到擒來，誰知物各有制。野豹生性猛惡，隨余雷本領，盡殺羣豹不難，要想馴服生致，却非容易，就是虎兒如非先有虎猿，與康連二揉相助，這上千大小野豹，也休想馴服得住，余雷剛剛飛起，腳還沒有踏地，羣豹先是一陣大亂，互相擠撞，先相中的那兩隻大的，早不知擠向何處一片金錢花斑錦毛中，千頭鑽動，擁成一團，簡直分辨不出來，等落此收住劍光再找羣豹，又各齊聲咆哮，紛紛竄起，同往余雷撲去，豹是虎兒家養，自己是客，又不便真用飛劍斬殺，虎兒偏又過信余雷本領，想看看他伏獸之法，羣豹

見主人沒有喝止。儘發胆大，舉勢狂惡非常。徐雷無法，祇得飛身縱起，因這一遲疑之間，起得稍慢了些，將身著短衣，抓裂了一大片，如非生就鋼筋鐵骨，差點沒被豹爪，抓得骨碎筋裂，闖了個老大不是意思，不禁心頭火起，在空中盤旋了兩轉，二次看準一隻大的，想好主意，電射星流般，朝豹羣中直落下去，就在羣豹二次駭亂驚竄中，一伸雙手抓住那隻大豹的頭頸皮，大喝一聲起，便提了起來，往崖上飛去，這隻大豹，恰巧是虎兒先騎那隻，最是猛烈，加以人小豹大，抓的地方，祇是頭頸一處，急得那豹，在空中不住亂揮亂舞。怒吼一聲，下面羣豹見狀，俱各發威怒吼，風起塵昏，聲震山谷，比起適才勢子，還要來得驚人，余雷飛到虎兒身側，剛將手一鬆，往地一擲，那豹便一倒滾翻起，張牙舞爪，惡狠狼向余雷撲去，余雷見那豹如此兇猛，喊聲來得好，身子往下微俯，讓過來勢，再略一偏，便閃向豹的左側，貼着豹腹，飛身縱起。一伸右手，又將豹頸皮抓住，奮起神威，口裡罵的一聲，往下一拉，那豹撲時，正在情急暴怒之際，勢子絕猛，吃余雷神力，逆着勢子，硬拉回來，兩下都是個急勁，那豹身不由己，兩隻後腿，朝天向上灣轉，山狂獸，豹類身子，最是靈活，這隻又是多年老豹，羣中之王，更爲利害，就着上翻之勢，

前腿一擡，後腿索性連身反轉過來，伸出兩隻鋼鐵般的利爪，便朝余雷身上登去，這一下力量何止千斤，余雷縱是生就異稟，如被登在要害之處，也難保不受傷害，幸是余雷身量力大，內外功均到上乘地步，頭一次吃豹將衣服抓裂，乃是偶然大意。和豹難制，早蓄了心，一見豹的後半身上翻，手中豹頸皮一扭，便知要出花樣，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雙方動作瞬息之際，人與豹全未落地，未容那豹整個翻身扭轉，倏地右手一鬆豹頸，身子往上微升，左手早攔住那豹手臂粗細的一條長尾，拾將取來，在空中連悠盪了好幾十下，悠得那豹頭暈眼花，張着血盆大口，腥涎直流，喊聲不出，虎兒不忍那豹吃苦，連忙勸止時，下面羣豹，怒吼之聲厲已陰然雲四起，狂風大作，加上山谷迴應，直如驚濤怒捲，聒耳欲聾，那裡還聽得出說話來，還是白猿黑虎，和康連二揉，看出虎兒心意，紛紛往崖下豹羣之中飛落，一路吼嘯，羣豹見了剋星，才逐漸靜止，容到虎兒喚住余雷，那豹已亂噴白沫，急暈過去，虎兒笑對徐雷道：師兄你本領是真好，但是這樣硬收拾他，就降服了，日後也不會好好跟你在—處的，余雷聞故，虎兒便說自己承白猿指點，不特猜通獸語並且深明獸性，因為獸類除豺狼等有限幾種外，大半義烈，馴養他的，須得恩威並用，尤其那威不

可忘憂，祇是他時時刻刻，對主人都有怕懼，而又感愛非常，自然馴伏、生死不二，任何驅遣，無不如意，硬制未始不可，但是人非獸類，有天生剋制之力，當時只管害怕，心中憤恨已極，不是遇機圖逃，便是乘隙報復，似這般祇有畏心，並無情義，就能制服，不能馴養，有什趣味，這隻老豹，更是羣豹之主，頗有靈性，你如此待他，死也不會歸心，這才羣豹怒吼，固由於未加禁止，也因見豹頭受難，奮不顧身之故，如非崖上，現有兩個剋星，早一同拚命，撲上來了，還是我來代你另挑一公一母兩隻大的，再將這兩隻新生的小豹崽，一同帶去，本是一窩，使他有所依戀，再將白哥哥和康康連連與他說明，永遠隨你，不准離開，他們又見過你適才的本事，一點不用費事，自然害怕，聽你驅使了，說時，那豹已然回醒，怒吼一聲，果有想朝余雷撲去，經虎兒喝止、撫慰了幾句，命康康領入洞內，給些肉食，又問師兄心意如何，余雷正覺有力無礙使，便也就此下台、虎兒陪了他，帶着白猴和連連躍下崖去，走入豹羣，將適說大小四豹，指與余雷，問中意否，說也奇怪，起初余雷，單身下來，羣豹那等凶威，這次竟是馴善異常，一個個扒伏在地，動也不動，余雷見那隻公豹，祇比豹王略小一些，週身全是金錢花斑，月光如電，形貌威猛，比前

豹似還要好看些，出自中意，母豹也不算小，爪牙犀利，靈活非常，那兩隻小豹，祇有狗大，錦毛細密，身子雄壯，甚爲可愛，心中大喜，連忙謝了，因出來時久，告辭要走，白猿又教虎兒隨去，拜謁清波上人致謝，也謁清門戶，日後便於來往，余雷首次背師行事，來時沒有明說，說恐跟去受責，但又心愛虎兒，極願其去，想了想，與虎兒商妥，當日同去，祇認門戶先不見清波上人，等余雷日後伺便稟明，再來引去相見，當下虎兒余雷，仍乘黑虎，與白猿，二揉，帶了四豹，往黑蠻山鐵花塢跑去，余雷還以爲出來時辰，比往日差不了多少，師父不致覺查，行近山麓，一眼望見清波上人，正在洞外閑眺，知覺隱瞞不住，噙着一張雷公嘴，笑道對虎兒道，我們行藏，已被師父看破，左就招罵，你前生是他師姪，率性就見了他吧，祇罵我時，你們不要笑我，虎兒聞言大喜，連聲應諾，白猿又抖虎兒速下坐騎，步行上去，快要到達，余雷油着臉，笑嘻嘻先跑上去，高喊道，師父我把虎師弟領來了，虎兒早有白猿叮囑，也跟着跑近，跪下行禮，口尊師叔，弟子顏虎拜見，清波上人看了余雷一眼，也沒理他，先命虎兒起立說道，你雖轉劫再生，並未忘却本來，實可慶幸，今日之事我已盡知雷兒背我行事，大犯家規，姑念初犯，又看你的面上，確

且記責。再不悔改。二孽歸一，一定從重處治了。相見不疑，可隨我去至洞中落座，還有話說。虎兒領命，波上人便命虎豹猿猴，暫留洞外，逕往洞中步去。余雷見師父扭扭觀了兩句，並本深究大出意料，上人一轉背，余雷朝虎兒扮了個怪臉，喜洋洋走過來，拉了虎兒的手，一同進入，虎兒倒了裡面一看，石室修廣，洞壁如玉，雲牀丹灶，陳設井然，通體明明，淨無纖塵，洞甚深宏，石室不下數十間，也不知光從何來，比起自己所居崖洞，終年陰暗，直有天淵之別，心想幾時也找這麼一處山洞來住才好，正懸想間，清波上人，已將二人引入丹房之內，各命坐下。先將虎兒前生因果，一一告知，然後說道，那靈狐因你壞了他的道行，啣恨入骨，尋你報仇，已非一日，祇為你來毗以後，今師將你真靈，禁閉內殿，傳你煉氣凝形之法，過了數十年，形神俱固，才令轉世，所以你生具異稟，大類常人，靈狐先時固然無奈你何，如今你已轉世宿根雖厚，因令師要使你險阻備嘗，歷歷災劫，前生法力，已化烏有，僅仗虎猿等靈獸護持，如何能是敵手，尚幸他目前還不知你託生在此，你所居之處，又有令師預設禁法，暫時或者不受其害，但是靈狐神通廣大，事頗難料，這才令師託韓仙李元化，略過傳語，因鐵花鳩，與你所居密邇，囑為隨時照應，以

防不測，恰值雷兒將你引來，現已將你誕生因果說明，少時我再傳你入門功夫，以後如有事時，我不親去，也必命雷兒前往，你來時須要經過斑竹澗，那一帶相隔靈狐修煉的北斗坪，扯旗峯甚近，如一窺見，便生禍變，回去好好修爲，靜待仙緣遇合，此地不可常來，素日出遊，也以山南一帶爲宜，切忌休過斑竹澗，另有靈符三道，傳你如有異事無端發生，或遇妖邪來害，比如好好天氣，忽然天地晦冥，陰風四起，少停風止，現出生人，不論男女老少，俱是那靈狐幻化，此狐得到千年，精通邪術，千萬不可使之前進，速將第一道靈符展開，便生妙用，如還不退，再將二三兩道靈符，依次招展，縱然不能傷他，也可藉以脫身，暫避當時之禍，說罷，傳了坐功，與使用靈符之法，命余雷陪了他，在洞內外遊散片時，再行護送回去，余雷乘間稟說，虎兒送了他大小四隻野豹，請准留養，清波上人笑道，你師弟龍馴猛獸，半由宿根天賦，半由靈物輔佐，你如何也想學樣，你不久下山，這類狂惡野性東西，不能隨帶了去，我日常修煉，又沒功夫教化，你童心甚盛，一個不好，將來反到惹禍，仍由你師弟帶回去吧，余雷如何肯捨，涎着臉再三苦求，說這野豹兒，都解人意，來時師弟已然誥誡，決不致有闖禍，他日師父出門，留他看守洞府，也是好傍，上人見

他情詞惶急，虎兒又代求說，便答道，你這孩子，實是淘氣，爲了你，不知要添我多少糾纏，你既再三求說，也罷，答應你不難，祇你未奉命下山以前不許騎了他滿處亂跑，如若違背，或在外惹禍，連同今日，二罪歸一，定然重責不饒，每日還須由你抽出空來教練，使其變成馴善、可能應得，余雷原想日常騎着豹，出門遊玩，聞言雖覺有些美中不足，師命難違祇得應了，清波上人適有日課，虎兒先行跪拜謝別，隨了余雷出來，小弟兄二人，到了洞外，同在山石之上落坐，暢談一切，一面教白猿二柔，用獸語教誡四豹，此後務須長隨新主，不許違逆生事，盤桓到了黃昏，虎兒兀自不捨言歸，嗣經白猿幾次催促、方行上路，將四豹留在洞外，仍由余雷送回，因有上人前言，路過斑竹澗時，虎兒余雷，俱都留神四外查看，並無異狀，余雷對虎兒道、師弟你不要害怕，那狐精不來惹你，是他福氣，他要是動你一根頭髮，我便尋上門去、不把他斬成肉泥才怪。白猿一聽余雷高聲口出狂言，大吃一驚，忙囑虎兒勸止，虎兒雖是幼兒心性，但極信服白猿忙向余雷道，師兄你話雖好，這是當初還是怪我不該殺他、適才師叔說，將來我見着恩師，前生的事全都明白，現時我回想不到，照師叔說，明明我不好，怎麼怪他尋我，我打他不過，你又不和我在一

起，如被他要見，你也不敢出來，等你一走，我就糟了，余雷聞言，當時雖然住口，心中却存了尋找靈狐，與虎兒除害的年頭，送虎兒回崖之後，康二揉，點起火炬，二次又搬出果品食物款客，虎兒堅留余雷，用完晚餐再走，因有清波上人，久斷烟火，黑蠻山周圍千夫里，到處都是窮山惡水，奇峯怪石，鐵花塢境極靈秀，可供修道人腹的山糧絕少，上人百日閉洞虔修，無暇他去，余雷年幼道淺，欲期大成，首重外功，所學又是降魔出世的功，每不能違絕食飲求糧不易，所以自幼出家，並未禁其食，可是上人不欲無故殺生，又不許余雷遠離洞府，經年中除獵一兩隻於害生物的猛獸，外日常多半以少許松子黃精，之類爲糧，難得大嚼一回，至於鹿肉之類的馴獸，簡直從未吃過，不比虎兒，自身既無拘束更能驅使羣獸，有猿虎二揉，隨時服役，好多珍奇的山肴異果，都成了他的家常便飯，白猿又給他釀了幾瓦缶果子酒，香冽異常，醇美無比，今日遇上佳客初來，恨不能把所有家當，手擺出來待承，羅列滿前殷殷勸嚼，加以猿揉靈慧爭先捧奉，應接不遑，余雷大半都沒見過，吃到口裡更覺瘦美非常，不住口開懷飲食，越吃越高興，笑對虎兒道，師弟你小小年紀，一個人住此荒山竟有許多好東西吃，聽你說這都是白哥哥，和康康連連，替你弄來的

，我人小食量却大，如非略知服氣的話，我那裡出產少，師父不許隨便打野東西吃，師父兩三年難得一回，去城市上帶些米糧回來，能吃上些時外，每日祇吃一點首烏黃精，最焦人的是剝松子仁吃，費了好多事，肚皮還是空的，我一賭氣，就懶得吃了，雖然因我學習吐納導引，從不知餓，總覺極少有吃够的時候。方才你到我那裡，連果子都拿不出一個來，真怪寒蠢人的。那時我也能够像他們三個這樣聰明的猿猴，收上一兩個，我就歡喜極了，白猿便叫虎兒轉說，白猿此去到岷山，那裡同類甚多，必代他物色一個靈慧之猿帶來，供他驅使，余雷益發心喜，一會吃了個酒足肉飽，天已深夜，正要說走，又想起洞中沒飯食，無法喂那四豹，發起愁來，虎兒笑道：師兄你真想得到，要照你說我有這多豹兒，他們肚子雖沒虎大，一個大豹兒，也和我吃的差不了多少，一隻大肥鹿，不過够七八隻豹兒吃的，他雖歸你收養坐騎，吃的他自會去找野物，我過班竹潤時，見近側不遠山坡上，灰的黃的一大片，羊咪兒很多，那都是他們口裡的好東西，這些老豹兒，都有點靈性，他跟隨我們不去，一則是怕康康連連，二則是山外苗子打獵的人多，當我們有本事，遇上時好護庇他不許苗子傷害圍的祇是這一樣，要圖吃的時我一個，就有白哥哥和康連也找不了

許多那每天不教人心焦死麼，他們自從歸我，我第一不許他們不聽我話就傷人。第二打吃的，得由我成羣帶了出去，不許單走，因有白哥哥康連兩個幫助，力大腿快，眼睛又尖，打一回野物，就能吃上好幾天、多餘的風乾了，防備下雨下雪，不能出門時吃從沒操過一樣心，你共纔才四個，焦些舍子。我另選四條肥鹿腿，四條黃羊腿，都是一條鮮的，三天風的，怕師叔等久，你自駕劍光飛回，我叫康康連連，用草藤紮好，挑兩個大豹駝看，條留一半自吃，一半作你頭一回給四豹打牙祭，鮮的他們吃慣了，不喜歡，風的難得給一可，愛吃極了，余雷聞言，喜得沒口子稱謝，出來時久，不便再事留連，方與虎兒握手，回般訂了後會，出洞駕劍光，破空飛去，白猿忙與康連二揉，將八條鹿羊腿紮好，連夜押般前往，未明回轉，虎兒累了一日，自己睡熟，白猿將他喚醒，說肉送到時，余雷同了四般，正在洞外守候，見白猿去甚喜，現在大援，已有二揉從此馴服，諸事就緒，早晚終須豹手，不如早行，叮囑虎兒，厚結余雷，謹守清波上之戒，靜候仙緣到來，自己事一辦完，便即歸來，縱與禪師同州，務必先期趕回接信，雖然早去數日，却可早日相見，也是一件。虎兒萬不料他當夜就走，聞言霍然驚起，再四堅留經白猿力說利害，此行愈早愈妙、

虎兒知留不住，祇得含淚出洞相送。黑虎和二揉，已早得信，伺伏在側。白猿重又向虎揉諧談，善事主人，勿得擅離。恐虎兒日久淡忘，切忌往斑竹澗，說罷與虎兒作別下山。兒時晨光欲吐，殘月初墮，祇見一條白線，其疾如矢，出沒昏林暗影之中。俄頃不見。虎這自送白猿去後，直到看不見影跡的方始快快回洞，由此余雷每隔些日，必來虎兒洞中看望，並將乃母給的古玉符、轉贈虎兒，作緊急時防身禦邪之用，兩下成了至交莫逆。虎兒日常無事，便騎了黑虎，帶着康連二柔，驅使羣豹，滿山行獵爲樂。一晃數年，無事可紀。中間余雷、業已下山兩次，往往一去經年，白猿也沒歸來。虎兒越發覺着不慣，這日正苦念白猿余雷，康康見主人心煩，勸主人出遊解悶，連連又說，早起出外採鮮果，因爲時當秋暮，左近果林，都是桃李梨杏之類，業已過時，想往離此較遠的紅橘山去，看橘兒熟未，就便挑幾個紅大的橘兒回來，與上人嘗新，歸途因追一隻落單的小角鹿，走岔了道，遠望隣近高峯上面，花開弄奇，花旁似蟠着一條紅蛇，同時峯下面，還有好些竹樓野人，天已不早，恐主人起床呼喚，又恐遇見生人，言語不通惹事，趕了回來，主人日前，因青顆，早吃飽了種，老是想吃，那谷中野人，必有主人愛的東西，何不前去和他要些，暫時，

天已將近黃昏，照例虎兒傍晚歸來，即在崖能馴獸爲樂，不再出遊，祇因以青巖獸肉爲糧，久不食米穀，想換一換口味，加以性又愛花，聞言立被說動忙喚黑虎，却不在跟側，康二揉，遍處尋呼不見，連連一問豹王，說黑虎自隨虎兒出獵歸來，沒隔多一會，便往南跑了下去，走得飛快，連連聽黑虎所去之處，正是同路，才想起適才會和他說過，晨往紅橘山之事，莫非他已先去，便和虎兒說了，虎兒近來，益覺身體體健，神力大長，翻山越嶺，其捷如飛，本用不着騎虎，又當望後，一二日間，月光正明之際，以爲路上可以與虎相遇，便率二揉趕去，恐驚野人，連豹羣也未帶，相隔約有二百里遠近，那峯在一個深谷的盡頭處，偏向紅橘西南二十來里，外有茂林密莽掩蔽，內中藏伏不少野類生苗，田園屋舍，漁獵畜牧，別有一個天地，雖有出入之路，便是谷中野類，也經年難得通行，外面看去，祇是叢草森林，荊榛匝地，密壓壓連山蔽野，一望山涯，形勢險惡異常，虎兒所居較遠，餘秋冬之際，住左近紅橘山採橘外，輕易不去，野類又絕少出谷，所以居此數年，不曾涉足，這次連連追逐逃鹿，無心發現，方始前往，虎兒行近紅橘山，已是黃昏月上，望後明月，分外皎潔，加上秋空晴霽，萬里無雲，似一個大晶盤，低懸於林稍崖角之間，僅

有數得出的數十顆明星，稀落落散置大空與他做陪襯。清光所被，照得近嶺遙岑巖石草樹，清激如晝越覺靜曠寂寥夜色幽麗，虎兒不禁脫口喝了聲好大月亮，極目四顧，月光下除却來去紅橋山的那條山路而外，到處都是林木翁翳，叢莽茂隨着山勢，高下起伏，看不見片石寸土，脚旁時有不知名的野花秋菊之類，在微風中亭亭搖曳，淡紅淺翠，薄紫浮金，本來五色繽紛，具着天生麗色，再觀月光一照，花上面又泛出一層異彩，恰似雨花台的五色寶石，浸在玉腕清泉裡一般，珠圓玉潤，更顯明潔，有時清風吹動，花影娟娟，因風零亂，緊跟着便是密莽波顛，軟軟有聲，林枝舞動，聲如濤湧，真是奇景萬千，筆難盡舉，虎兒雖然久處山中，因守白猿行時之誡，絕少夜出，所居山崖，石多樹少，縱然多種奇花，皆係人工佈置，如以年幼，胸少邱壑，那比得上這等天然雄奇幽麗的境界，佳景當前，祇覺目遇耳成，應接不暇，暗忖這裡以前也曾來過，春夏時滿山是花，都不覺怎樣，想不到夜間景致，這般好法，由此動了夜遊之想，正把脚步放慢，沿途觀賞流連，不捨疾走，康連二揉，忽引虎兒，往左一拐，走向樹林之中，林森枝繁，盡是松檜槐楠之類的千百年間老樹，上面象柯虬結，互為穿擠，下面一株緊挨一株，密匝匝排立挺生，大都數圍，

小亦成抱，人行其中最密接處，直須斜肩側背而過，隙地上又時有叢草沒脛，刺縷碍路，若在春夏之交，長日陰暗，冥如長夜，草更高密，幾及林枝，休想見着一線天光，幸是九秋時節，山風勁峭，木葉多脫，草莽也漸黃萎，除了幾種長春的樹木而外，有的地方還能從無葉繁枝中，漏下些月光，化爲無數好粗細橫直的暗影，交織地上，略可分別出方向路徑，虎兒入林走沒多遠，便不耐煩道：「這難走，老黑也沒找着，多會才到呢，連連道，這裡要抄近些，還不是正路主人嫌黑，我們繞過去吧。」說罷，領了虎兒，經行之處，盡是松栢等類的長春林木，比先走的一段，還要陰森黑暗，叢草荆榛，却不多見，路也平坦得多，虎兒未要喝問，地勢轉高，攀越過一條崎嶇的岡脊，再走不一會，便走向入谷的幽徑，前半截仍在森林之中，路寬丈許數尺不等，時有危石坡陀間阻，徑頗彎曲，如無導引連導即便得入，照樣也要走迷。谷中野艷，當初爲開這條通路，曾將當路的林木砍去，雖是老松參天，却不甚妨碍天光，松風稷稷，清陰匝地，人行其中別有一番幽趣，虎兒不禁又高起興來，一催二揉，撇開腿往下跑去，繞行七八里路，進了谷口，那谷上下四方，俱有林莽包蔽，隱秘非常，谷口甚狹，谷內却極寬闊，虎兒見兩邊山腰上，俱有梯田，高

低錯落，時有竹樓依崖高建，蘆蓬大架，製甚粗劣，沒有青狼岩所居精細，過時屢屢聞見血腥之氣，越往裡走進，竹樓越多，祇是靜悄悄的，不見一個野人影子，也沒聽得一點聲息，心想苗子愛日，今晚月亮這大，天黑沒多時候，難道都睡熟了，想喚出人來問話，還沒張口，連連在前面，想也看出有異，已往一所竹樓上縱去，祇探首入門，看了一看，便即縱落，又往第二所竹樓縱去，接連幾所，俱似不會見人，一望而下，虎兒追過去問道，上面都有人麼，一言未了，忽聽遠遠傳來一聲虎嘯，虎兒和康連二揉一聽，便知是黑虎被陷，呼喚二揉，求救之聲，俱都大驚，更不暇再說別的，虎兒忙喝老黑吃了虧，在賊我們，你兩個還不快走，康連二揉原是神獸，耳目是最精靈敏銳，又能繞樹穿枝，踏葉飛行，捷逾飛鳥，真走起來，自比虎兒要快得多，知道黑虎尋常人欺他不了，這求救之聲，尙是第一次聽得，必在危難之中無疑，沒等虎兒把話說完，各自躍上高處，首先引吭長嘯了幾聲，其音清越悠長，響振林樹，嘯罷飛落，空谷傳聲，與四山迴響，兀自零零不歇二揉向黑虎打了回應，一面又向家中豹羣，遙嘯發下號令，便即縱落，腳一點地，長臂向上一揚，上半身往前一穿，月光下，便似兩枝離了弦的金箭，當先往前飛去，虎兒知道二揉嘯聲

，極能傳達，多老遠都能聽見，既然呼喚羣豹，路上又見那多竹尾田舍。料知谷中野人必多，特地喚來，以壯聲勢，黑虎有難，想起白猿行時之言，心急如焚，跟着二揉，忘命一般飛跑下去，跑約里許，又聽黑虎連嘯了幾聲，越發心慌，這時康連二揉，早跑得沒有踪跡，所幸兩邊山崖，谷道雖然曲折，祇有一條，不想迷路，虎兒加勁狂奔，跑出約有八九里路，虎嘯之聲，由悲壯變為猛厲，漸聞人聲鼎沸，夾着婦孺悲號，恍如潮湧，聽去估已脫險，因一闕切太過，心中尙拿不定準，這時谷道已被前峯阻住，須往左面倒側，身子剛一拐過崖角，地勢忽然展開，平曠曠野，竹尾雲連，當中一片寬長的廣場，直達最前面的高峯之下，峯脚下烈火熊熊，大約數畝。焰高丈許，面插烏羽的野人，紛紛吶喊，各用刀矛矢石，正向對峯隔火擲去，人叢中還有一條黃影，縱橫飛躍，中雜哀號悲叫之聲，野人漸有退勢，再趕前幾步，定睛一看，黑虎半伏半踞，倒貼在火對面，筆立孤峯腰上，背後康康用雙足倒出石根，一條長臂，緊緊撈住黑虎那條長尾，一條長臂，去撥落那羣野人射擲過去的刀矛矢石，有時得手接了去，還得回敬野人一下，連連却在野人叢中，亂抓亂甩，知道黑虎二揉、周身刀箭不入，祇不射中雙目，便不妨事，二揉在未奉命以前，雖不致多

弄死人，但是情勢所迫，估量野人受傷的已不在少，虎兒鬪盡善根，見虎兒無恙，氣便消了一半，因不知人虎因何起釁，恐多傷人，忙用苗語連聲大喝：『你們快些住手，免得送死，飛步跑去，還未近前，野人婦孺，已連哭帶喊，跑過了好幾起，那些野人，先見二揉，生相離奇，體格矮小，並沒怎看得起眼，後來吃連連，一陣抓扯甩打，挨着便皮破血流，骨折肉碎，也早心寒胆怯，疑神疑怪紛紛敗退下來，虎兒邊喊邊跑，由野人叢裡，跑向峯前，喝住連連一看，那峯中是谷的盡頭，當中高峯筆立，兩旁崖壁如削，與峯相連，高達百丈，僅比峯頭稍矮，峯下就着地勢，掘成了一個大坑深，逾十丈，火焰熊熊，兀自未熄，再看黑虎身上皮，毛已燎焦了好幾處，康康手臂上金毛，也燎去了一片，因對峯無可駐足，又有烈火阻隔，非等火熄，除了康連二揉，人虎均難往來，祇得耐心忍住，一問二揉怎得將虎救出，原來黑虎因當日回去稍早，無意中聽連連說起，谷中野人與峯上異花紅蛇之事，黑虎一聽，料定是岷山紅蟒轉世，既然到此，早晚必尋虎兒報仇，意欲潛往谷中探看，相機除害，免得虎兒出遊路過，驟出不意，爲他所傷，誰知那紅蟒，專好生吃猿虎野人，却不傷害野類，谷中野類，認爲神奇，把他當作天神一般看待，已歷多年，便是那條

出谷通路，也是爲了月望祭獻，缺乏這三樣祭品時，出谷搜擒猛虎瀆人爾爾、山南森林內猿虎原多、因野顚逐年搜殺、存身不住，業已他徙，絕跡將近十年，紅蟒宿志報仇；又不要別的祭品，野顚因祭品難尋，常時着慌，有幾次不得已，綁了同類的、假充去祭獻，那紅蟒也真怪，竟連面都照，野顚恐蟒神不享禱，益發愁急日幸無件事，乃略放心，總覺有些缺欠似的，這樣過了兩三年，中間祇捉到四個打獵的，祭品難得，那人均有武藝，死傷了不少野顚，才得搶到、有兩個被毒箭射傷，當時身死，還不何用，共祇祭了兩次，紅蟒不知何故，自從前年生下一條小蟒，吃了最後兩個祭品外，便不常見，同時野顚連遭瘟疫，死去多人，俱以爲紅神發怒所致，幸而病過一陣就過去，未受蔓延，野顚實尋不到祭品，又守着祖傳仙巫之戒，不敢多出，枉自臨望焦急，無計可施，照例每次上祭都當月望起，始接連三日、將各種生熟糧飯，以及祭品，堆列峯前，每晚在廣場上，虔誠敬意的向月舞踊，唱歌爲樂，等神吞食完了祭品之後，才敢再將祭餘糧肉酒飯取下，分携取食，接連三夜，本日原是第三夜、因紅蟒久未現身，祇那條小紅蛇，在峯上下盤遊，也不過來享，野顚方覺掃興，忽見谷外奔來了一隻絕大的黑虎，以爲祭品，自送上門，俱都喜出望

外，紛紛上前擒捉，誰知這虎，不比常虎，還未怎樣發威，稍一接近，便被撲倒，周身刀矛不入，野顥正無主意，偏巧黑虎直往峯前跑去。先還想蟒神出來湊現成，比生擒還強，那紅蟒偏又他出不在。黑虎一見紅蛇生相，與岷山死蟒無異，誤以為是他轉生，縱身躍過去，祇一下便即抓落坑底，猶恐未死，跟踪追落，又是兩爪，便即抓死，那深坑靠來踏一面，有一數丈長尺許寬的巨縫，裡面全是天產石油，野顥常用此油蘸作火把，一見黑虎，把小神抓死，俱都情急，各把刀箭矢石，往坑中亂扔，坑深僅十餘丈，以黑虎神力，本不難一躍而上，偏虎性越，見上面野顥密集，這一躍之勢至少也許死傷幾十個人，便在坑中盤旋，向上發威怒吼，意欲將人驚退一些，稍有空隙，便可縱出，不料野顥俱是死心眼，紅蛇一死，認為奇禍，齊集坑邊，一個個不肯退，兩下相持了一會，因為日光斜照坑深黑暗，祇瞞着虎目，發射矢石刀子還恐難中要害。好些持有火把，內中一個，拿着火把正伸手向坑中照去，吃隣近惡人，一枝長矛，從斜刺裡飛擲過來碰了火把一下，持火的人一吃驚，手一鬆，火把正順坑邊墜落，殘火飛入油穴之中，一下將石油點燃，轟的一聲，湧起一二十丈高下的烈火，熊熊直上，嚇得野顥紛紛倒退，幸而油穴身長凹下，橫嵌坑底，祇

有一面。火勢炎上，穴口不寬，火苗被束，順石罅斜出，到了口外，再朝上噴起，勢子先減了一半，坑上面看似被火佈遍坑底近處一面，反到無火。黑虎祇被火拷焦了些皮毛，就地一滾，便自熄滅，當時欲待躍出，無奈出路被火阻斷。那峯又是筆立百丈，光削溜滑，僅近峯脚處，有幾塊危石錯落，三兩株老樹挺生。但是勢絕險陡，着身不得，黑虎發急，向峯上竄，頭一次上來，剛抓住一株樹幹，那奈身子太重，用力又猛，克赤一聲，齊根折斷，連虎帶厨，墮落根底。虎忙鬆爪時，樹枝已被火苗燃着，燃燒起來，如非爪鬆得快，差點又被燒傷，虎知上竄無望，祇得罷休。坑底雖然有大半無火，無奈火勢猛烈，弄拷難禁，延上時辰久了，不被燒死，也被拷死。黑虎實難禁受，想起二揉耳目聰靈，均能及遠，這才奮起神威，大聲吼嘯求救，自知來時沒有通知虎兒，與康連二揉，不過情勢萬分緊急，略作萬一之想而已，誰知虎兒二揉，早跟踪趕來。才吼兩聲，便有回應隔不一會康危二虎，先自追到，那夥野類，把虎視如殺父之仇，恨他入骨，先時還想生擒上祭，嗣見刀箭難中，剛想起使用火攻之法，連山柴樹枝，一齊拋下去，將他活活燒死，正隔火喧嘩，飛擲刀矛之際，一聽虎在坑中，震天價發出一聲怒吼，立時四山大震，狂風怒吼，沙石驚

飛，連坑中火苗，也冒高了好幾尺，衆野顆吃這一震之感，俱嚇得心搖手顫，不知不覺，倒退了幾尺，王驚惶辟易間，黑虎又接連小吼兩聲，康連二揉，也有了回應，野顆看出黑虎聲勢雖然威猛，仍在坑底，繞着峯脚迴旋，好似無什伎倆，雖聽二揉嘯聲有異，深山壑谷，異聲原多，急於得虎甘心，爲驍神報仇，仍未在意，心神略定，又是紛紛吶喊，擁到坑邊，拿起山柴雜草，七手八腳，往下亂擲，一會便擲了不少在坑裡，黑虎見上面擲下柴草，坑中到處火起，仗着地面廣大，尙未逼及，人被火逼住，不能近坑，黑虎身下擲，還有閃避所在，但是野顆人多手衆，四外柴枝雜草，亂下如雨，時候稍久定葬身火窟無疑，正惶急竄避間，恰好康連二揉趕到，先時不知究裡，並未傷人，仗着天賦本能，雙雙一縱身，逕從野顆頭上，飛到坑邊，一聽黑虎在坑中吼嘯，略一端詳形勢，竟拔地數十丈，從火頭上，似飛鳥般一躍而過，落到對對面峯腰一株盤生石隙的老樹幹上，往下一看，黑虎業已被火包圍，正在騰挪撲閃，康康見狀，當先飛下，身才近虎，便被上面擲下來的一束帶火枯枝，燎着手臂上的金毛，康康見勢不佳，祇得用手撲滅，縱身而上，黑虎見二揉到來，仍是無法援救，一時情急，便往峯上竄去，一撲撲在峯腰又光又滑的頑石之上，沒

有抓住，順勢溜落，石頭却被虎爪擊碎成塊下墜了好些，康連二揉見虎上縱時，相隔樹根不遠，猛生一策，便向坑中大叫，教虎再縱高些，自己單足掛緊樹根，倒垂下去，連連騰身碎石之處接應，這時坑底火勢越大，黑虎情勢危險，此外別無生路，便從了二揉之教，運足周身神力，在坑中怒吼一聲，朝峯腰上二顆存身所在，飛躍而起，這次躍得比前兩次，都高得多，勢子更猛，竟飛過了康康存身的老樹，黑虎躍過了頭，一發急，兩爪一抱，將那古樹上半截、連枝抱住了大半，黑虎神力何止千斤，樹枝虛柔，如何能吃得住，峯是石體，峯腰一帶，樹祇三五株，僅兩株年久根固，能以載重，餘者生得又小又高，全然無用，一株較小的，已被黑虎頭一次上縱時，齊根折斷，僅此碩果，如再斷落，休想能得活命，幸而二揉機智靈警，康康腳掛樹根，見黑虎來勢疾驟，不敢當時就接身子一偏，剛剛讓過，便聽頭上一片克赤之聲，柯剛幹折，枝葉紛飛，上半截樹身，被虎抱住，往下沈落，勢將折，知道不好，口中忙喊快放，長臂一伸，已將虎尾緊緊攔住，當這千鈞一髮之際，黑虎雙爪一鬆，擦住亂枝下落，身子往側一灣，貼着峯石，就要滑下，連連早在彼等候，因事勢陡削無法下手，祇得四面扒緊山石，奮起神力一擋，勉強將虎身擋住，勢子一

緩，樹的上半身，已早還了原位，樹也不敢再受重壓下折，黑虎就勢奮起神威，用力一抓，四隻虎爪，全都嵌入石裡，身後再有康康揪住長尾，才得懸伏峯腰之上，脫出險境，不敢墜身火窟，二揉初到時，野顛並未覺察，祇見兩條黃影，從衆人身後，往前飛墜，落地現在出兩個獠非獠的怪獸，因二揉身量矮小，又是那麼輕靈，無什先聲奪人，這當是兩隻猴子。和小拂拂之類，嘩噪呼視間，有兩個野顛，立得較近，手持長矛，正要扎去，手舉處，二揉已雙雙隔着一二十丈的烈焰，飛躍而起晃盪便對面黑峯腰上出現，方始有些核異，誰知二揉已到，不消片刻，便將黑虎就上峯去，隔火吼嘯不已，震山撼谷，狂火四起，野顛見狀，益發心驚，漸把虎揉也當着了神怪，大半逡巡欲退，偏生顛會麻大拉，前此愛妻，偶染時疫向小紅蛇跪求賜藥，等蛇歸洞，扒過峯去，將蟠身所在的枯草，取了些來服，居然一藥而愈，另外又救活了幾個垂才的同族，他不知蛇蟠過的草有毒，乃妻之病，原由中了山嵐惡瘴而起，以毒攻毒，所以靈効，祇當是小紅神，共個垂佑，益發感激敬奉，視爲恩物，一旦死在黑虎爪下，那得不恨，報仇之心既切，又恐大紅神歸來怪罪降禍，見手下羣顛有些擾意不由憤怒交加面臂臂飭羣顛加緊使用刀矛石箭，上前進攻，不准後退，

一面山嶺怪叫，大聲疾呼，繞論利害，衆願聞言，也想起紅蟒降禍可畏，再一見兩個怪猴，雖將黑虎救出火坑，但是峯腰筆立、無處着足、面前又隔着大火，竄不過來，祇能互相攀扯，大聲怒吼，仍是上下行動不得，並無什出奇之處、胆又頓壯、紛紛吶喊，刀矛石箭、隔火亂擲、麻大拉見峯那面、隔着一層大火、甚是礙事、雖然那火、不比常火，除上面濃烟飛揚外、中下截顏色青碧明比澄波，還能觀查對峯仇人所在。不致擋眼，畢竟橫着穿火飛投，阻力絕大，力量稍弱，更被火衝浮起、還沒落到對峯，是竹木製成的、全都成了灰燼，兩下相隔又遠，極難命中，估量虎猿，懸身扒伏，全仗那株古樹，非將樹弄折，不能奏功、忙即喝令羣類，用苗刀鐵箭石弩梭標之類，連虎帶樹，一齊投擲不再使竹木製成的矛箭，以免勞而無功，反傷兵器，二揉見野類飛刀，擲向樹上，常時枝幹欲落時候久了，那樹早晚必被砍折，不禁大怒，康康忙改用一隻腳爪，去掀緊虎尾，身子改懸在一株大樹幹上，用一條長臂攀定、揮動下剩一臂一爪，去接擋刀箭，上護下半截的樹身，下護虎目、好在虎揉身上，都是金鋼一般，尋常刀箭休想傷他分毫，野類鐵箭，中有毒汁，祇不被他傷中面部口眼等可一刺中見血的要害，便不妨事，另使連連，飛過火坑，去奪野類

兵刃，連連性情最暴，見黑虎吃了他人的虧，早就耀耀欲試，因黑虎自知註定災劫，喝止二猛，不令上前對敵。嗣見野顥一任發威怒吼，終是不退。火大峯滑，存身吃力，忙於出困，方始應允，連連初過來時，猶未忘主人素日之誠，不肯傷人，祇在羣中，起落跳擲，亂奪兵刃，野顥偏不知趣，欺他瘦小，毫不退讓。反將矛刃亂砍亂搥，連連身單勢孤，雖然所向無敵，爪無空發，身上免不得挨了兩下。不禁性起，一聲長嘯，發揮天生異稟神力，手足並用。有時連八一把握起，便往人羣中擲去，野顥紛紛受傷，這也覺出他力大身輕，非同小可。那夾在人羣中的歸孺，首先害怕，往後擠竄。野顥固是驚心，一則人數太多，二則賦性猛悍，又有麻大拉厲聲督筋，慌亂號叫中，仍舉刀箭，往對岸飛去，兀自不肯就退，連連見羣顥此仆彼繼，益發暴怒，起落如飛，顥顥更重，野顥挨着他便筋斷骨折，皮裂肉破，麻大拉還在發號施令。吃連連看出他是顥羣之首，飛身過去，一把抓住肩膀，往前甩出去二十多丈遠處，尚幸落在一羣奔避的野顥身上，將人砍倒了兩個，除肩臂被連連利爪抓傷，血流骨外，沒有喪了性命，野顥狀，登時齊聲呼嘯一陣大亂，奔退下來，虎兒也自趕到，匆匆略略問了一些經過，眼虎揉健在。羣顥受傷的甚多，有的倒身近側，遠

在呻吟哀號、轉動不得、動了側隱之心、本不想再與爲難，正打算喚來爲首之人設法將火救滅，好使黑虎過來，不料這種野類復仇之心極盛，麻大拉更是兇悍強毅，感不畏死、羣類在他之下個個畏服，先見他受傷、雖然暫時逃退，等麻大拉從地上扒起，驚魂一定。越想越不肯甘休，又將羣類聚在一齊、遙遙觀望，一會，竟被他看出黑虎二樣，是虎兒家養、便用苗語對衆喝道，那黑虎祇生得大些、無甚出奇，那猴兒却是兇惡，打他不過，我看後來那個人，是他家主。娃兒們不要害怕，今番帶了索圈兒去，能全捉住更好，要不就將他主人活捉過來吊起，叫他喊住猴兒，由我們捉住，不是把仇報了麼，羣類一聽，轟的應了一聲、紛紛取了藤草絞成的索圈、矛石箭、吶喊連天，一擁而上，虎兒先見羣類二次喊殺而來，本心不欲傷人，一面喝住連連少動。挺身上前，正要張口喚人答話，誰知野類一味蠻橫，更不容他張口，手揚處、紛紛先將索圈，當頭挽起，野人投索，原是慣技、常時用來打獵擒獸，從無虛發，幸是虎兒力大身輕，一見十餘個圓圈，連同七八丈長的索子，似長蛇交舞、雷轟飛到，估量不是什麼好相與，腳一點處、飛縱起十來丈高下，才得躲過，等到雙足落地，野類索圈，業已製回，二次又發出來，虎兒再想躲開，已自無及，身形

縱起，竟被兩個索圈套住，仗着天中神力，縱得又高，不但沒有被人野顆拽去擒住，反將兩個發索的野顆，帶出老遠跌扒在地，同時虎兒被套發了急，落下時兩手挽住長索，用力一抖，野顆握索的手指，全被抖折，長索鬆處，虎兒身上的圈，無人拖拽，自行解脫，連連縱主情殷，早不等招呼，竟往顆羣中飛去，仍舊手足並用，專往發圈的人撲去，所到之你、羣顆紛受傷倒地，立時一陣大亂、互相擠撞踐踏，再想發圈，已不可能，虎兒忙喝，你們快些住手，便不傷你，要不不想活命，連喝兩聲，麻大拉仍率羣，以死相拚，兀自不退，依舊刀矛石箭、朝着虎兒連連亂發兒雖然力大矯健，身上結實、皮肉到底沒有黑虎二揉堅固，刀箭不入，加以野顆人多手衆，忘命爭先，前仆後繼，任是虎兒縱躍輕靈，閃躲敏捷，照樣也受了兩處輕傷，不由暴怒起來，大喝一聲，便往人叢中縱去，手起處，便打倒近側兩個野顆就勢奪過一柄長矛，打將起來，連連見主人動手，益發起勁，麻大拉吃過他的苦頭，一面督促羣顆進樞，一面留神注視，始終避着連連，不等近前，便即閃過一旁，連連幾次要想抓他，俱被溜脫，正沒好氣，及至虎兒一動手，麻大拉不知怎的，看出便宜，又見連連與虎兒相較遠，悄從側面顆羣中，閃將過去，縱身躍起，照準虎兒，就是一

刀，他以爲與人對敵，總比那怪猴子，要容易得多，却不料虎兒天賦異稟奇寶，兩勝神力，不下千斤，跳得雖沒二採高，因爲受過白猿指點，會有不少極妙的絕招，野顛全都受傷，倒退，休想挨近，短兵相接，野顛一味混戰，矢石索圈全用不上，益發放心應付，手中一柄長矛，舞了個風雨不透，麻大拉如何能是他對手，刀砍下去，吃虎兒振臂一撩，迎面正着，克叉一聲，矛尖雖被刀砍斷尺許，可是力太發猛，震得麻大拉，虎口綻裂，手臂酸麻，手中刀再也把握不住，叮當兩聲，連同斷矛尖，墜落地上，麻大拉吃了一驚，方欲縱退，正值身後有幾個野顛，擁殺上來，撞個全身，急切間沒轉開身，吃虎兒趕過去，一矛桿，打在左肩膀上，噯呀一聲，剛喊出口，那旁連連，已由人叢中，橫躍而去，本意與主人會合，一同應付，身才落地，一眼瞥見爲首野顛，負傷欲逃，心中大喜，祇一撈，便抓住手內，恨他不過頓忘主人不許妄殺之戒，就地飛身縱起，再一把撈住麻大拉腳，正要勻出原抓的手，將他撕裂兩半，虎兒此時仍無殺人之意，對敵均用矛桿橫打不刺，矛尖削去，方喜稱手，無庸顧忌，一見連連勢如行兇，忙即喝止時，連連身子懸空，收不住勢，百忙中聽主人厲聲喝令放手，心裡一驚，慌不迭單臂一甩，飛擲出去，不覺力用太猛，那地

方離火又近，一下將麻大拉從十來丈高處，扔倒火坑裡面，死於非命，顛首一死，羣猴失了主帥，又見那個少年，生龍活虎一般，威猛異常，那隻怪猴子，更宛如神怪，利害無比，祇一飛近身來，便無幸理，心中一害怕，立時氣餒，不再拚死上前，當前幾個，一喊顛首死啦，打他不過，快些逃呀，四外的人，便齊聲應和，一窩蜂逃去，虎兒見狀，忙喝止遲遲，不令追趕，回身一看，坑內火勢更熾，近坑石岸，已然崩裂了好幾處，大有坍塌之狀，虎孫仍懸伏峯腰之上，無法飛渡，看神氣非我當地野人想法不可，無奈這些野猴，來時喊殺逼天，敗時更亂，再來着受傷人悲號之聲，盡發聒耳欲聾，怎麼大聲喝止，也是無用，正想重命遲遲，超越羣猴之前阻止，忽聽嘍嘍吼叫之聲，由遠而近，抬頭往前路上一看，月光底下，先是四五隻大豹，各瞪着一雙碧光閃閃的豹眼，從崖角折彎處，現身顯來，接着又是十八羣成的大豹跟踪繼至，當先跑的數十野猴，逃得正緊，一見有豹阻路，有兩個便舉手中長矛，照豹擲去，當頭變隻大豹，豹王恰在其內，原是聽得康康二揉道才嘯，趕來應援，野猴的矛，並未打中，却將豹王激怒，踞地一聲怒吼，後面千百羣豹，紛紛應和，從轉角處，爭先縱撲過來，立時山嵐大作，塵沙四起，遠遠望去，險管頭數十豹

外，後面祇是一片濃烟，夾雜着無數黑影碧星，上下飛騰，加上吼聲震天，蹄聲踏地，震如萬馬奔鋒，戰鼓交鳴，海嘯山崩，怒濤澎湃，聲勢委實驚人，前面野類躲避不及，早被撲倒了一二十個，後面野類，那裡還敢上前，嚇得個個山嘍怪叫，忘命在廣原中東奔西竄，因為前有豹羣，後有虎兒等，祇管互相踐踏擠撞，和鑽窟凍繩一般，也不知究竟往那裡逃好，虎兒見狀，猛生一計，忙命連連，速趕上前，喝住羣豹，不許叫嘯聒耳，速向前左右三面，分散過來，祇留自己這一面退路，羣類圍在一起，遇有倔強動手的，祇許撲倒，不許傷人性命，連連領命，引吭一聲長嘯，神採嘯聲不洪，却極尖銳悠長，羣豹吼嘯，立被止住，連連跟着飛起，邊嘯邊縱，一會趕入豹羣之中，同了豹王，各率一半豹子，傍着兩邊山麓，成一半圓陣式，向羣類包圍上去，羣類相恐，打勝不打敗，一落下風，祇知一味亂竄，既無鬥志，又無心計，險有限敵十個腿快的，得拚命攀援上到兩邊山崖外，十九全被豹羣圍住，不住哭喊狂號，欲逃無路，虎兒見羣類逐漸被豹圍緊，往身前倒退下來，知計已成，心中大喜，忙將周身神力運足。

二三回

看准兩個身材高大，頭上烏羽甚長的野類，猛的雙足一點勁，飛身縱將過去。一手一個，飛鷹捉兔般，攔腰一把抓住，擒起回身，再一兩縱，回到原地，將二顆往地下一擲，高聲大喊道，我勸你們不要動手，你們偏要找死，那多豹兒，全都聽我的話，再如倔強，叫你們一個也活不了，快些叫他跪下投降，聽我的話便罷，不然一個也休想活命，那兩名野類，一是顆倉麻大拉的兄弟二拉，凶悍不在乃兄之下，並且較有智學，苗顆尙力，祇爲力氣稍弱，屈居乃兄之下，心常不忿，另一個是他叔父麻么狗，這兩個恰都算是羣顆之首，當地苗語，與青狼金牛兩岩同時生苗，相差不多，虎兒幼時所學，恰好用上，先時二顆因爲虎兒先聲奪人，又有羣豹助威，被擒時俱嚇了個魂不附體，一毫未敢抗拒，自分必無生理，及聽敵人口吐生苗土語，己有了一線生機，頭一遍驚害中沒有聽得明白，虎兒又照樣說了一遍，二顆會過意來，才知祇有跪地降伏，不特自己，連全族都可獲免，但求死裡逃生，早把紅神威福，忘諸九霄雲外，立時跪扒在地，叩頭不止，虎兒便命二顆，速去召集羣顆過來降順，一面高呼連連，喝住羣豹，休要進逼，這時羣顆互相擠作一團，三面被豹羣圍了個水面不通，正往虎兒這面退避，不料虎兒飛身直落，一下將二拉么狗擒去，越發

惶急，亂做一片，直到二拉么狗回轉，連番大聲疾呼，才將乘人鎮住，二拉更乘機欲繼顆酋大拉之位，極力向衆宣示，說衆的人，乃是虎王，身有神法，手下養着成千累萬的神獸，比紅神利害得多，大家如若跪下降服，不特免死，還可降福等語。羣顆本無主見，求生情切，有幾個一答應，轟的一下，齊聲應和。二拉爲首，率領羣顆擁到虎兒面前，一同跪下，口喊虎王饒命，虎兒正要喝問，想什法兒，將黑虎接引過來，忽覺地底有些搖動，接着便聽身渺面，山崩地裂，一聲大震，身子震得連晃了兩晃，兩耳翁翁直響，剛一回顧，峯前烟飛霧湧中，倏地飛來一黃一黑，兩條影子，落地正是黑虎和神揉康康，百忙中再定睛往對峯一看，一二十丈高的烈焰，忽然不見，月光下祇剩黑壓壓山峯也似一座黑影，夾着一股股極濃烈的煤烟氣味，令人欲嘔，原來火勢太烈，已將峯對面高岸燒裂，斷塌下去，恰巧將火口堵塞，將火壓滅，虎揉目光何等敏銳，見斷崖崩裂，填滅了火路，立即飛身從濃烟中衝越而過，虎兒見虎已脫險，勿庸再要野顆設法改口索要食糧，野顆經此一來，個個胆戰心驚，把虎兒視若天神，要的又是極尋常現成之物，自然惟命是從，虎兒聞知顆酋麻大拉已死，因二拉么狗、先來投順，二拉更是首先率衆來降之人，便命他做了酋長，

二拉喜出望外，忙令人取了不少青麪獮巴來獻，虎兒祇取了幾羅包，馳在豹身上。自率虎揉華豹回轉，羣獮自去擁立二拉爲首收拾傷死，依時向虎兒貢獻食糧不提虎兒由此改稱虎王，又在山中住了數月，已是隆冬天氣，這日虎王正和雙揉華豹，在崖前馳逐爲樂，漸覺雲暗天塵，風也沒有，像是要下長雨的天氣，虎王笑對雙揉道，你們看，天要下雨了，老黑怎還不回來，真不和上次一樣，又遭難了吧，快找找他去，康康道，他因昨日看見山洞裡那一對小老虎，沒奶吃，叫得可憐，我們又趕着回來，近日山南，好像有了人跡特意前去，查看小虎的媽，是不是被惡人打死，要是的話，便領了回來，交給母豹們喂着。那裡路遠，他去也不差多一會，上次加不是火，他也不會困住，紅縛自今不見，想他已移，尋常惡人，怎傷得了他，正說之間，忽聽遠遠一聲虎嘯，二揉聞虎叫道，王爺聽這不是他回來了嗎，虎王縱到崖巖上，往來路一看，頃刻之間，山風起處，一條黑影，疾逾奔馬，一路直坡騰躍，由長林密莽之中，飛也似跑將過來，虎兒一高興，也引吭揚聲，與虎嘯相應，康康二揉早跳跳鑽鑽，飛身過湖，迎上前去，不一會，同騎虎背而歸，虎王縱下崖去，攔住說道，一大清早，你往那裡去了，這時才回，叫我好想你，黑虎便連叫了數十聲，

虎王閉聲知意，先楞了一楞，又笑道：那有這事，就下也難不到我們，這些合子，那小虎既被那鄉人捉去喂養，不曾弄死，就由他去吧，黑虎又將頭連搖，吼噓了幾聲，虎王道：我今天也有些發懶，不願出去，你一定要去捉那長頸兒和賣草兒，那我們就去吧，說完，立時騎上虎背，帶了雙捺，顧着豹陣，出寨行獵，黑虎先時吼噓原意是說，今早去尋昨日賣昏在山南所見兩隻乳虎，看母虎歸來，到時小虎已自失跡，又在里許間，發現虎血，料知母虎已死，同類關心，跟踪查看，走了百十里盤路，在一個極隱僻的盆地裡，發現一所田莊，莊前廣場上，聚着許多人，有的練武，有的傭工，另有幾十人，正用牛肉，引逗那兩隻小虎為樂，黑虎看出他們沒有殺那小虎之心，不願惹事，正躊躇間，猛覺出天氣有異，照着他多少年來的經歷和靈智，知將變天，今明日必降本山從未降過的大雪，不久全山封鎖，人獸都難通行，無處覓食，又知近來羣豹繁息，洞中存糧，向來至多能管個十天半月，恐山封久了，人獸均有捱腹之虞，恰巧近來山中鹿獐羊兔之類甚多，尚可早辦，不願得再憂着小虎動靜，慌不迭的，趕了回來報信，欲乘雪前，和初降這二三天間，人獸全數出動，多打些野物，以作防冬之用，苗山氣候溫暖，四時如春，虎王自小長大，從沒遇到過

這樣嚴寒的天氣，同時又落大雪，自恃武勇又有虎揉羣豹相助，以為就下，也無關緊要，加以當日身子發懶，意欲緩行，黑虎力說大雪封山，人獸難行，非同小可，身上發懶，就是變天之兆，萬緩不得，虎兒祇也答應前往，到了昔日打黃羊之處一看，山原坡陀之間，殘草狼籍，全是羊蹄踐踏足印，羊却不見一隻，看情形像是不久以前，還有大隊羊羣在此引山中景候，雖是和暖，畢竟隆冬時節，綠草不多，祇那一片山原野草豐肥，大好羊羣棲息之地，虎兒每次取羊，總是先命羣豹，四面八方，遠遠將羊羣圍住，不任逃脫，雙揉再齋吭一聲長嘯，羊羣立時懼伏，絕少竄逃，一任擇肥而取，覺着山中羣獸，祇有羊鹿性最純善，又不傷生害命，每當行獵，看見羣羊悲鳴戰慄之狀，便生惻隱，素日到處搜殺的，都是野猪豺狼狗豺之類，輕易不去傷他，就去也不准虎揉多取，尤其不准弄死母羊和乳羊，所一羊羣日益繁育，一年中雖免不了受到幾次殺害，兀自戀着那一片天生牧場，不捨他移，次這次虎王，因黑虎力說天將劇冷，一封山無處覓食，急切間獲不到大批野獸，羊祇羣現成才趕了來，原意祇弄個五七百隻到手打好底子，再去尋找別的野獸，誰知一隻俱無這一來大出意料之外，知本山除自己時來騷擾外，別無可以為害之物，况且野羊多

力性猛，頭角堅銳，又極合羣，不比家羊易侮，這上萬的野羊，勢衆力厚，差不的猛獸，除乘他走單時，偷偷摸摸，弄他兩隻外，從不敢來擾害地面上，又不見有其他猛獸足印，正奇怪間，忽聽康連二揉、在前齊聲呼嘯，跑將過去一看，那一片草地中，到處都是羊的血跡零亂，一會，連連又在前面，拾來兩三枝斷箭，仔細辨認，式樣靈巧講究，箭鏃鋒利，並非野鵝所遺，斷定山中有了生人，羊必被他們驅走，正尋思間，又聽黑虎嘯聲，發自坡後，忙帶雙揉羣豹，跟追過去，坡後的血愈多，矮樹叢莽中，時掛有扯落下的羊毛、虎揉嗅覺，俱極靈敏，目光尤銳，一向循着血殘踪跡搜尋，行約四五十里，接連穿越了好些僻徑險路，最後由密林草棘之間，尋到一個痕洞，穿將出去，又經過一條極陰峻幽僻的山夾縫，才在山凹裡面，發現羊羣，人却不見一個，地方不大，上萬的黃羊，密壓壓擠做一大片，新受震驚之餘，看見虎王、率領虎揉到來，嚇得狼奔豕突，紛紛逃竄，被雙揉縱入羣中，振臂引吭，幾聲長嘯，立時鎮住，不敢再跑，虎王仍照以前行獵之法，命黑虎率了羣豹守候，二揉挑那肥壯老羊抓死，擒過來放在一處，二揉揮動長臂，縱躍如飛，利爪起處，小驢一般的肥壯黃羊，似拋瓜一般，從羊羣中飛舞而起，過有半個時辰，虎王見羊已弄

到三百多隻，這才路上一耽擱，天已不早，不忍長觀羣羊延頸待死的慘狀，想乘黃昏以前，趕往東山去搜尋別的猛獸，去曉了，怕尋不到多的，忙和黑虎一商榷，囑止雙孫，命隨跟來的野豹、一豹一羊，唧着出去，偏坐地方太仄，豹羣跟進來的，還不到一半，已將路道填上，急切間不易退出，嗣來康康，由豹身上飛出，繞向前面，導領在前野豹先過，虎王騎虎繼出，留下連繩，和三百多野豹，唧了所擒黃羊，押送回家，分派定後，各自分途，虎王帶了康康，先走向高處，四望羣山蒼莽，並無人跡，當時忙着尋獵，顧不得再查訪那夥生人的踪跡，祇得乘著日頭，率領豹，漫山遍野，又往東山趕去，虎行生風，再加上那多野豹，高蹄踏地，聲如雷鼓，益發震得山鳴谷應，木葉驚飛，那消個把時辰，便自趕到、那東山一帶，山深水惡，林木蒼鬱，更自數百里方圍，一片原生森林，本是野獸出沒之區，虎王往日行獵，原有兩處，一在森林側面山坡之上，那裡鹿兔野豺之類最多，去時多在白天，方法先用羣豹合圍，與獵羊差不多，另一處在密林深處，有一絕大池塘，塘前地勢空曠，犬逾百頭，林內各種野獸都有，大約日裡潛伏茂林深草裡而晚間便來塘邊走動飲水的飲水，細細的細泳，各自成羣，依時進退，分毫不差，尤以月朔之夜，最為歡騰。

虎王也是近數月間才由康連二採發現，乘月明去過好幾次，無不滿載而歸，因林中行獵，月夜最宜，去早了羣獸潛伏未出，即使遇上，並非成羣出遊，恐所得無多，虎王因見當日地陰雲低，曉寒無光，林中深黑難以查見，意欲日間入林，尋獵野獸，黑虎力說天變在即，事須從速，最好尋那現成易獵之獸，今日如不能尋到大批存糧，豹歸太多，此後難免絕食之虞，如實不忍多殺馴獸，便將豹羣暫時驅散，任其自去覓食，各處時運，虎兒又是不肯，想了想分下一半野豹，交與黑虎，率領去獵鹿兔狗豺之類，自己帶了連運，和下半羣豹，入林行獵，等康康率豹趕來，再留他在外，由黑虎入林接應，黑虎通靈，知林內慣出猛惡野獸，雖然神採康康，天生伏獸之能，也不可不加仔細，行時再三叮囑康康，此去不可擅主人一步，如見有大隊成羣的猛獸，急速長嘯報警，以免失閃，虎王同了康康，約帶着三百多名野豹，豹王也在其內，一進森林，虎王便命羣豹，散列開來，分中左右三面，齊向池塘合圍過去，自己祇帶康康豹王和七八隻大豹，飛步前進，這時天上陰雲越厚，一點風也沒有，林中靜蕩蕩的，祇聽豹羣踏着地上落葉草棘之聲，沙沙簌簌，響個不住，虎王身手矯捷，行甚迅速，等走進去約有二三十里之遙，豹羣相隔已遠，蹄聲漸稀，到處陰

沈沈的、不見一隻野獸的踪跡，虎王心中不耐、對康康道，我們以前白日裡、也曾來過，多少總弄他幾十花驢野豬回去、怎的不看一隻。難道今天他們都死完啦，康康道，適才好似聞到一股子奇怪味氣，後來繞過十幾株大樹，再聞就沒了，定有不常見的奇怪東西，藏在林裡，可惜今天連一點風也沒有，樹木又大又多，甚是礙事，不到近前，聞不出他的氣味，找起來費事多了，我想要有怪東西，定在池塘左近潛伏，這前半截、是不會有的了，虎王聞言，益發將脚步加緊，一路繞樹穿枝，抄近路朝前飛躍，林中本有一條野徑，兩旁林木較稀，三五隻野獸，均可並馳，虎王這一心急抄近，以行之處，大半虬枝低亞，密林緊接，最狹之處，人不能側身而過，須由林稍樹秒，飛身縱躍，野豹身子肥壯，無法跟隨，祇能依路繞行，一會便將豹王等七八隻大豹，落在後面，祇康康緊緊跟隨未離，行離池塘不遠，康康原是且行且嗅，忽然一陣微風，又聞到一股子極腥的怪味，自池塘那一方傳來，比先前所聞，熾烈得多，一看前面俱是大約十抱上下的參天老樹，上面緊枝糾結，宛如連墓，下面根幹相連，一株緊接一株，稍大的獸類，不能走進，相隔那怪東西尙遠，因素日行獵，無論什麼樣的野獸，多老遠都能聞出氣味，惟獨這才這股子怪味，竟是出生以

來，不會嗅到過，雖知味氣越奇怪腥臊的東西，越是猛惡，仗着自己生具伏獸之能，天賦神力鋼爪，並未放在心上，正和虎王說，有了怪東西，虎王也聞到奇腥之氣隨風吹來，康康更聞出那怪東西，還不在少數，不禁有些心動，忙對虎王道、今天聞見的不知是個什麼怪物、又這麼多，來時路上，不見一隻生物，也與往日不同，弄巧就許是林裡頭有了怪物的原故，且由我到前邊先看看去，這裡樹大林密，他跑不進來，虎王你隨後跟着，到了前邊，如不見我回來，和聽見我的喊聲，先不要走出林去，說罷，將身一躍，便穿越林秒，往前飛去，康康先隨虎王、畢竟與人同走，還差一些，這時才顯出他的本領，祇見一條黃影、在暗林深處，虬枝盤結之間，見縫就鑽，也不着地，似半天陰雲中，忽有流星過渡，略為隱現，便自消逝，虎王胆大氣豪，不過想早一點，尋得野獸踪跡，把黑虎和康康所囑，全沒放在心上，康康一走更是心急，無奈越往前，林木枝幹，生得越密，天色本來不好，林陰所蔽，晦如黑夜，處處都是阻礙，急也無用，那裡相隔池塘，祇有四五里遠近，却走了好一會，才行到達，眼看密林將近，從林後中看過去，已能辨出一線水光，猛想起康康去了好久，怎沒聽到嘯聲，自己先雖走得快，到來快隙時，却為密林所阻，耽擱些時，

那巖百野豹，算計起來，就是還未走到，也該聽得一點走動的聲音，這般靜蕩蕩的，是何緣故，白猿分手時，曾再三叮囑，說深山幽谷，暗林絕壑之中，往往藏着鬼怪，又有孤蟻尋仇，如見形跡可疑，便須留神，急謀退路，清波上人賜符時，也說如見天地晦冥，陰風四起，便須當心留意，今日林中情況，真往日大不相同，雖還沒見陰風，天却這般暗昧，莫非林中真個出了鬼怪，想到這不禁心中一動，將身旁所帶靈符，取出看了看，又將余雷所贈古玉符，摸了一摸，走到密林近頭，先不出去，閃在一株大樹後面，剛要探頭往外尋視，忽聽遠遠的一聲，立時克又一聲巨響，像是一株大樹，折斷的聲音，一看林外廣原中，幽曠空寂、方塘若鑑、並無動靜、耳際似聞沙沙沙一片微響、發自對岸，再定睛往池塘那邊一看，對岸廣原乎沙之上，正聚着千百成羣，從未見過的怪獸，一隻隻生得比水牛還要壯健、俱都聚在一起，或蹲或俯，或臥或立，意態甚為暇逸，崇林邊剛折倒一株大樹，看時正在搖搖下落，還未及地，樹下倒臥着一隻怪獸，剛自緩緩起立，後面站着幾隻同類，各瞪着一雙藍光燦燦的圓眼，楞楞的望着，却不見康康的影子，虎主看出那株大樹，是被頭一隻怪獸撞折，見他起立時神態，祇撞得有些頭暈，並未受傷，連聲也未出，暗訝

這東西有如此猛力，無怪康康閉着氣味，便料不是尋常，看起來，還真不好弄呢，康康原是尋覓野獸，對岸野獸這樣的多，他却往那裡去了呢，念頭動處，心裏一莽撞，剛要引頸長嘯，虎聲相喚，猛瞥見斷樹後面，密之林內射出一條黃影，直朝怪獸羣中飛落，虎王眼轟了的，一看便是康康，如照素日無論獸羣多少，康連二揉到時，祇是一聲極尖銳振耳的長嘯，再去動手挑選，獸羣立時被這一嘯之威鎮住，大半動也不動，任憑取捨，這次來勢甚猛，不知何故，並未出聲，那些怪獸好似沒什覺意，當中幾個肥肚的，依然搖頭擺尾，悠然自適，虎王方自奇怪，那康康身手也真迅捷，脚未落地，兩條長臂伸處，便照準一隻大怪獸的頭頸皮抓去，接着往日擒獸怪例，往裏抓着飛身高起，再朝地上擲去，掉他一個半死，誰知那怪獸不特身軀健壯，力大非常，動作也頗敏捷，一見康康抓到，將頭一低，避過雙爪，再將頭一低，微一偏身，倏地昂首，揚着那枝下豎上銳的獨角，朝着康康當胸挑去，康康想是知道怪獸獨角利害，落時在空中一個倒仰，轉折過來，正落在怪獸後腿之上，手足並用，一同抓了一把，二次待要飛起，吃怪獸鳴的微微一聲極輕的怒吼，奮身一甩，一個大迴旋過來，反將康康甩脫了手爪，落了地上，這一來竟將那近身靈靈怪獸惹惱之

·共有七八隻，紛紛將前腿低屈，後腿高聳，低着揚角，急如弩箭離弦，並排着照準康康撞去。身後沙土，似浪濤一般，捲成急旋，擠擠相隨，康康到底比他輕靈得多，一連兩縱，便到密林邊際，先前斷樹旁那幾隻怪獸，大約早和康康閃過，康康一到，本就在抖毛發威，作勢欲上，康康第二縱落地時，正和前幾隻相隔不遠，也各自輕輕鳴了一聲，低來剛往前撞去，同時後面七八隻，也自趕到，康康業已三次蹶起，飛入密林之內，這些怪獸身軀敏捷，雄壯多力，心思却是極蠢，跑起來和箭一般，一個勁低了頭朝前直駛，其勢又急又猛，前面明有和抱密林相隔，竟如不見，不問青紅皂白，仍然猛力照前便撞，先前斷祇一株，虎王看時，已成尾聲，還不甚覺出那怪獸的威力，這一來頓添聲色，祇聽噹噹連聲，雜以克叉嘩嘩之聲，聯成繁音巨響，暗塵驚飛，枝柯亂舞影中，稍細一點的成抱大樹，又被撞斷了四五株，折落的粗枝巨幹，更是滿地飛舞，半晌方歇，撞暈了的怪獸，在地下也纏有八九隻，欲知其究竟，且看下回分解

青城劍俠傳卷十四集終

